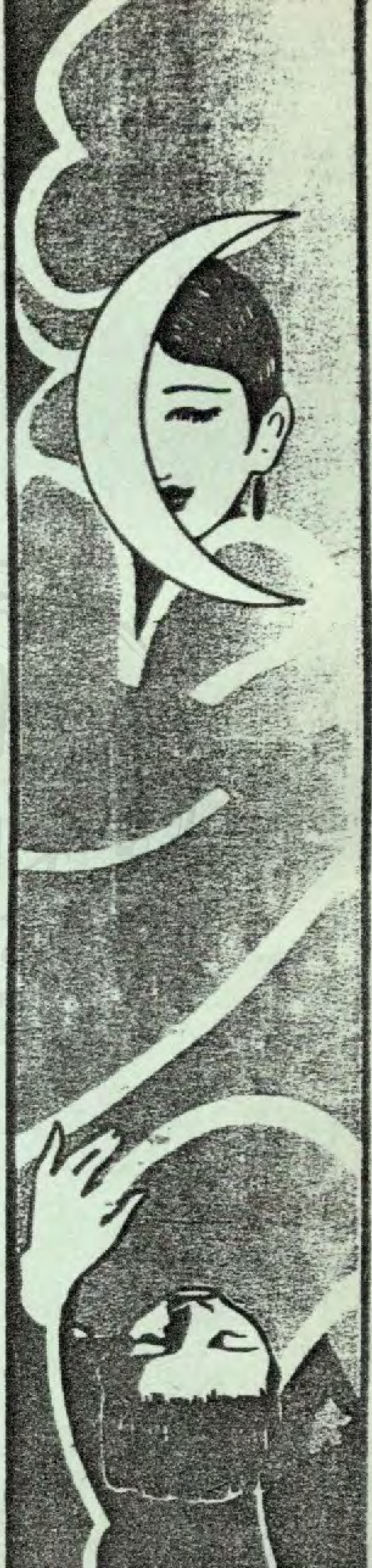
秋婀娜



楊非著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TO THE NUSES

(代　序)

Whether on Ida's shady brow,
  Or in the chambers of the East,
The chambers of the Sun, that now
  From ancient melody have ceased;

Whether in heaven ye wander fair,
  Or the green corners of the earth,
    Or the blue regions of the air
  Where the melodious winds have
    birth;

Whether on crystal rocks ye rove,
  Beneath the bosom of the sea,
Wandering in many a coral grove;
  Fair Nine, forsaking Poetry;

How have you left the ancient love
  That barts of old enjoyed in you!
The languid strings do scarcely move,
  The sound is forced, the notes are
    few!

—BLAK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目次

散文

逆流……一—八
Attractive Diana……一—一一
一顆沙塵……一—四
野景加於我的恩惠……一—一一
我是浮萍……一—二
船上的女郎……一—三
輕夢……一—三

目次

給她……一—五
願望……一—三
歡樂……一—二
新詩
我是一株新生的薔薇……一—四
好去罷……一—三
這是真像還是夢……一—四
遇見了一位美貌的姑娘……一—三
碧桃陰下……一—四
夜半簫聲……一—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愛之憔悴……………………………………一一二
落英………………………………………一一九
寄自然之驕者……………………………一一五

小說

意緒底夢……………………………………一一三五
荷珠………………………………………一一四一
上帝知道（Tolstory原著）………………一一二四

附錄

偉大的藝術和庸俗的藝術（代跋）……一一六

國家圖書館藏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866

散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逆流

當我在幼年的時候，曾經獨自一人坐在綠色葱葱的森林之中凝思。我看見了一棵皮色棕黑，高入雲霄的松樹，就生出一種渴望和欣羡的心意。我以爲那棵松樹一天一天地長大起來，一天一天地增高起來；那末，牠就可以一天一天地和燦爛的雲霞爲友伴，一天一天地可以與溫柔白嫩的月亮相撫慰，一天一天地可以受到溫暖慈愛的太陽底庇護和憐愛；而且，一天一天地可以與天堂接近，而牠底生活也一定可以一天一天地快活起來。

——人一天一天地長大起來，一定的，他底生活也可以一天一天

地愉快起來的。我那時就微笑着渴望我底年齡快快長大起來。我底幼稚的心靈中，充滿着將來的無限高大的希望。

可是，咳！光陰流水般地過去，正增加着我底年齡。現在我雖還沒有成人，但已是青年的時期了；但我却再也不想長大了，我却反而又熱忱地渴慕着過去的幼年時代的生活了！

我在做嬰孩的時候，我底媽媽常常柔和地，眞誠地保護着我；有時；她把她的纖白的乳頭塞到我底嘴裏，我就張着嘴飮那甘密如糖的乳水，有時，她抱着我輕輕地拍着，又像搖籃般地把我搖着，同時，又唱着細聲的催眠歌，而我却微笑着沉沉地酔臥在她底懷裏，我又安適，又舒暢，又温暖地走入我底夢境裏。那時，我一切也不知道，我

所知道的是——一切安樂。

待我稍有些想像的能力，並且能夠走動的時候，我常常坐在花園裏如碧波般的草上，並不是鑑賞，而只是玩耍。我看見早晨的太陽像火一樣地升起來；到了中午，牠就奮發着精神，而上敷了白粉，散着溫暖的光線，加惠于我；到了黃昏，牠底面龐却紅得像醉漢底兩頰，奄奄地羞澀着滚到地舖底下面。我又看見玫瑰花紅的像鮮血，白的像霜雪，紫羅蘭，百合花們也很美麗；知更鳥們築窠在紫丁香上，她們跳躍在枝頭上不息地歌唱着。那個時候，我不懂什麼是憂慮，也不懂什麼是悶鬱；我所懂得的一切呵，一切是安適和歡快。

我還常常蕩着秋千，秋千底上面，有綠蔭遮蔽着。我在新鮮的空

氣中激蕩，好像被微風吹動着的燕翼一樣；我底心靈就像羽毛似的飛着。那時，我一切悲哀，一切傷感都沒有；我所有的一切是舒適和愉悅。

是的，我幼年時代底伴侶，都是赤誠的，天眞的；我幼年時代底世界，是柔美的，眞實的。

然而，我現在呵？這個沒有公理，沒有正義，沒有人道的世界底眞面目；這個自私自利的，刻毒的，兇惡的人類底實際情形；逐漸地隨着我底年齡之增高，智識的擴張而觀察到了！這是何等使我懼怕呢，何等使我忿恨呢！更且，我又窺視到這世界上人們底殘酷的，陰險的，煤黑的心肝；以及種種不自由的束縛，痛楚的蠕動………；我就

格外悲傷起來，厭惡起來了。

哦！這世界，在我現在看來，只是以可怕的髑髏，黑暗的煤炭，汚穢的垃圾……一切一切的醜惡所堆積成的荒原罷了！呀！呵，那陣陣的血腥；呵，那陣陣的汗臭；呵，那陣陣辛，酸，苦，澀……種種惡劣的氣味，不息地撲上我底鼻孔裏來了！

這，這爲了什麼？一定的，這是爲了我底年齡漸漸長大，智識漸漸增高，而後感覺到的！倘若，我想，我底年齡不會長大，見識不會擴充，那末，我將終身不知不識地臥在媽媽底懷中，終身毫無感覺地坐在園中玩耍，或是高高地蕩着秋千，而現在所有的悲傷，憂慮，納悶，戰慄，忿恨，厭惡……一切的一切，不是都可以免除了麼？

唉唉！我底年齡之增長，實在像爬着荒蕪的高山一樣。在山脚下的道路原是很寬闊的，很平坦的；但是漸漸地爬到山上，漸漸地爬到山上呵，道路也就漸漸地荒蕪起來，崎嶇起來，峻險起來；而前途的荆棘，前途所發生的阻礙，也就逐漸多起來了。於是，我就感覺得困苦了，感覺得氣餒了，感覺得灰心了！

現在，我只是剛剛爬到山腰底石級上罷了，而我底赤裸裸的脚腿上，却已經被荆棘刺傷了許多地方了，我底心靈上也被許多阻撓迫得衰弱得極了！雖然我還沒有受過重傷，雖然我還不曾有從峻道上跌到山谷下的危險發生；可是，唉！這已使我感到痛楚，這已使我感到悲哀，這已使我覺得灰心了呢！當我測度到峻險的山頂上的境況，我就

欣羨到山下了，我就想歸復我底原路了。

可是，爬在山上，那是可以走回到山下的；而人底生命的增長，却不能再回復到幼年的時代了呢！

呵！我從前的思想實在是謬誤的，我從前的希望實在比夢想也不如！而且，或許，那樹木們也正在怨恨着牠們底長大增高，而遭到冰冷的空氣底襲擊，受到狂大的風濤底搖振，慮到兇暴的雷電底燒灼吧？

哦！我底心，在現今已像鉛一般的重了；我底腦際永久充滿着悲亂和沈悶的了。秋天荷池中的清水，不能洗滌掉我腦際的悲觀和沈悶；細薄的銳利的刀鋒，不能削輕我底像鉛一般的重心呢！

咳！咳！咳！……

一二，三。一九二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Attractive Diana

昨夜，徘徊在朦朧的曠場上，仰首眺望了一會纖潔的月色；我底心靈上就印上了——并且永遠不會退色的縷縷的愉快的感覺。好像愛悅之網籠罩着我底周圍的一樣，好像多情的黃昏憐愛着我底稚心的一樣，又好像那嬌美的 Diana 注情於我這孤凄的身兒的一樣；我底死灰色的心板上很輕妙地被塗上一層華麗的色彩了，我底已熄的情感很神秘地被燒得紅耀起來了，我底黑暗的程途，被誘惑地引入了一個光明的境域了，我底沉淪的心志被鼓勵地加上一隻挽救的纖手了。

哦！我是怎樣地眷戀着她呢，當我靜望着她底幽黃而乍滿的圓而

，和她近旁像火似的雲片，及她背後的那雪青而又染着紫色的漠漠的天之後呵！

可是，這很使我驚駭，當我想及從前不知道有幾多宵的月夜，都被我辜負她於沉頭在桌上。這又引起了我底憂慮，當我又想到以後幾多宵的月夜，又將被我所棄顧呢！啊！Diana！你縱非側着你底頭兒微笑着等待我底拜訪，而我却無情地在做種種無聊的事情呢！

今天，我又懷了塡胸的熱望，想與她歡聚一個通宵。在我剛走在體育場時，阿坡羅還高站在西天，光線還很明亮。有幾個穿着白背心的青年正提着網拍在跳躍着拍網球。隱隱約約之中，還有零零丁丁的人們在塲底遠處躑躅。我底身旁，公共圖書館底高巍的白牆，靜站在

那邊。又向南遙遙地望去，有一隻曲蹺着尖尖的黑色的瓦角，彩色緋紅的月望閣，印入我底眼簾中了。

回身漫步，走出了體育場；又辭別了那些灰色的民房，南行走過了低矮的石橋，於是我是閒蕩在野外了。那道路的白泥上，印着不規則的凹凹凸凸的結硬了的足跡。前天夜裏，曾踏着泥濘的路，打這兒走過的；現在，我底雙足又在牠底面上踐踏着，我倒想要在那處找尋我前日在那邊的足跡哩！

路右是一帶短叢，青而帶黃的葉子，密密地罩在那棕黑的樹脚跟下。我不知道在那青叢底當中，或者牠們底背後是清潔的呢，還是穢雜的呢？但我底懦弱而又多疑的心中，却很恐慮着在那樹叢之中，忽

然鑽出蛇類或蜈蚣來；那末，我就抵抗牠們麼，還是就逃走了呵？可是，牠們那樣只有半身長度的光景，外貌清白修整的風格，倒很使我引起了愛惜牠們的心意來了。

走盡路之南端，阻隔着沉積着污水的小溪；於是，我就折向東行。在一間農舍之前，恰好是那小溪積水最少之處；這，我是走慣了的，我就在這裏從岸上走下去，從此岸跳到了彼岸，扒上去，便走在一塊大曠場上了。

天色已是暗淡得很了。

猛聽得東方有喁喁的人聲，就引動了我底探望的好奇的心思。在神秘而模糊的視線之中，我看見有一排兵士在那邊整隊站着。在他們

之前站着一個長官，訓話似的淸徵的聲音從那邊發出來。大概話中含着帶笑的份子罷，忽然全隊發出他們底輕粗的集合的笑聲來，『哈呵……』地哄然了一下，但立刻也就停止了。

我只能望見他們底黑影了，因爲日光早已消沉了。

我表同情似地，又感着興趣似地呆望着他們底黑影。

一會兒，那站在隊前的黑影匆匆地移動了一下，於是一個光滑而尖銳的挺着了喉嚨而喊出的音調響了起來：『向左——轉——！』『一——二——三——！』接着是這一羣愉快的轟然的聲音，於是他們底一排黑影跟着就蠕動了一下。這樣行了三次之後，於是開步走了；待他們走過了那兩邊的樹根之後，他們底黑影便消失在我底視線之外了。那時，在我

底心中，頓然好像失了一影兒熱情的伴侶，覺得在我底周圍現一陣靜穆與惆悵。

咦！奇怪！昨夜在黃昏的時候，月兒早已在半空中了；但現在天色已這般黑了，爲什麼連月底背影也沒得看見呢？我心中雖很焦急，然而我仍躑躅在黑暗之母底懷抱裏，等待着。

我靜默着望望這兒，望望那兒，覺得清爽得很。正當我向着東南角裏瞭望的時候，Diana底幽美的臉呵，她到底抬起來了。但是我在覺得她走得太慢呢；呵，你嬌懶的 Diana呵！

我浸浴在月底幽輝之中蹀躞，我底心絃隨着幽輝的光波在振動，我底抒暢的胸腔中就衝出一片蕩漾的古曲來了。那時，我好像是唯一

的詩人了；我好像是最孤獨的藝術家了；我好像是自然的弟弟了，我又好像是，哦！像是 Diana底情人了呢。哦！你 Attractive Diana!

隔河映起了一片洪然的粉紅的火光來，黑赤赤的弄巷，立卽像新建築了重重的牆壁和門戶，映入我底眼簾之中。隨卽有一縷波浪般的光銳的歌聲：『呀……呀……』地唱了起來；只聽見聲音，而不看見人影；但火已經縮成一小顆了。這好像是在歌詠 Diana似地。

月底背後，罩着一團白色的雲潮，好像女郎底肉身上，穿着一件透明的絲衫。可愛呵，你 Attractive Diana!

眷戀之意固然繞緊在我底心頭，但夜之神已走在中途，逼迫我不能不與才遇的月兒離別了。但，在我走時，却一步一回首地把她

頻頻細望着呢。

跨過了小溪，看見在路旁那農舍底黃色的短牆之外，仄小的灰色的側扉的旁邊，站着幾個婦女。有一個是靠在門檻上的，她們拿着整個的瓜，張着嘴在咬着。日中流着汗，勞動而生的疲乏，現在在淸涼的月底笑容裏，完全退掉了。一個小孩子跑在門外，他很得意地唱着國民革命歌。這正是注定的運命呵，只有眞實的，常和自然接觸的鄉民，這纔是月底伴侶呢！

走在半途時，我終是眷戀着她，回首向她作惜別之遙望；可是這時，她正被高張着的樹叢或堅實的牆頭遮沒着呢。但是，她又從樹葉底隙縫之中，探起頭來偸望我哩！她半面被雲紗掩着，半面在現着淒

惜的微笑。哦！她底依依不舍的情戀的眼，直印在我底腦殼中了。

但是，我可並不會辜負了她呵；我在寒顫的靜夜中，癡呆地默待着很久了呢。她爲甚麼出來得這般遲呢？怕羞麼？有什麼可羞的呢？不，或是她不知道我正久久地等着她的緣故吧？

眞是覺得悵惘呢；我焦灼地渴念着她，想與她玩一個通宵，可是我們相聚的時間却這般地短促！

——以後我來到你底宮裏，和你再聚吧，Diana?

我想像：在月底世界裏，一切都是優美的，清淨的，眞實的，和善的。可是我們底這世界呵，却完全是骯髒的，殘暴的，流着汗和血的……。我底兩頰漸漸地燒紅起來了，我底二目漸漸眦裂起來了。我

厭恨我們底這個世界，我要跑到月底世界裏去；不但要與 Diana 聚在一塊兒淸玩，并且還要寄託我底身子呢。這是不是可能的呵？呵，上帝，你來幫助我罷。

——Diana！或是你到我底房裏來玩玩吧？我預備好了茶食等待着呢。

我又想像：我底房裏，已經預備好最甜蜜的糖食放在纖細的古磁盆中。一位穿着飄忽的白輕紗的衣衫的女郞，從遠處走了進來；她沒有常人所有的虛僞的假貌，悲哀的情意，狡猾的心思，以及種種粗暴，卑陋的內質；她是透明般的天眞，她是棉絮似的和善，她是不可形容的美麗；她便是 Diana。於是，我們坐在一塊兒縱談，我們底血在

交流，我們底心在融和……

我底思想與智識，已爲幽靜的美感所遺散；我底苦悶與憂慮，已爲靜穆的愛悅所熔解。現在，我底心田中，完全是清淨潔白的了，只留着一塊丰美而嬌嫩的晶玉——呵？你 Attractive Diana!

七，八・一九二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一顆沙塵

自家在覺得自家的弱小，自家在覺得自家的無用呢？

我自問自說：『我曾在這世界上開過一朵美麗的花麼？』結果，結那些甜蜜的果實，那可以慢一些說。我先問我自己：『我曾在這世界上開過一朵美麗的花麼？』

咳！我，我羞說我是一個『人』，因爲我不但不曾結些甜蜜的果實，供獻給世界上的生物，而且也不曾開過一朵花呢。

退避罷！

我將假扮一隻渺小的鳥，只是在空中無聊地飛翔着；因爲倘若說

我是一個人呵，那末我這般地弱小，這般地無用，我眞要覺得慚愧了。

不，不能！鳥兒還能幽美地歌唱，晝夜給世間以悅耳的樂聲；可是我，我却不能像鳥兒一般地幽美地歌唱呢！

還是假扮一隻輕翔的蝴蝶吧；那末我只要偸藏在花叢中㒓㒓地遨蕩着，也可苟且安安我底心吧。

可是，這也不能！蝴蝶還能夠振着她們底琉璆般的兩翼，嬌娜地飛舞，給世間以自然的愉樂。而我呢，我底身體像木石般一樣，那裏能飛舞呢！

我將做什麼呢？什麼恐怕都有牠們的專門的技藝吧。而我却一樣

專門的技藝都沒有，完全沒有！

若是可能的話，那末我還是變成一顆微細的沙塵吧！

呵！我這微細的一顆沙塵，也算是在世上佔了一個位置！

在從前，我也曾孕蓄過我底花苞，預備在不久的將來，開放我底燦爛的花，然後再結甜蜜的果實給世間。

可是呵，我底花苞孕蓄得不久，那洒雨，那暴風，那濃霜，那冰雪，牠們屢屢向我襲擊，於是，我底這個嫩弱的花苞，就被牠們所摧殘，所掩沒，所打壞了……

咳！我，我羞說我是一個『人』。我，我還是變成一顆微細的沙塵吧！

這樣，我雖然也在世界上佔了一個位置，但是不能於世界上有所供獻，也不為人類底目力所及。

但是，倘若人類一旦而發現我是一個『人』呵，即使他們不來嗤笑我，嘲弄我，唾罵我……；然而，我自己卻要慚愧死了。

哦！我是如此地弱小，如此地無能呵！

別的青年們，每每對於將來深深地一考慮時，就要憂愁起來。而我呢，我不但在憂慮我底將來，并且我還苦悶於現在。

哎！哎！我，我是沉入 Sentimetlism 之中了！

二・一三・一九二八。

野景加於我的恩惠

枯燥的乏味的學校，爲我們所遺棄，我們底心靈，正飛向在綠色蒼翠的大自然底懷抱中。

灰色的街道，爲我們底足掌所猛擊，白石的橋樑，我們漸漸登升了。那橋上的石級之右，正是一間中國字畫的展覽所——就是裱畫店呵！。在這展覽所之中，一個人正站在紅漆的長方大檯子旁，一手拿着棕毛的刷帚，浸到小綠缸中；片時，拿出刷帚，把放在檯上的畫紙忽忽在洗刷，乳色的漿水，跟從着在檯上亂跑。大大小小的字畫，在板壁上等待人們的鑑賞，她們放着燦爛的光芒。一張堂幅，畫着一棵

深綠色葉子的大樹，樹根邊坐着二個穿着青色校服，短髮紅顏的女生，她們依靠着正在合看一册書籍。還有一張是畫着一個今日鄉村風氣的婦人，懷中抱着一個肥壯的嬰孩，坐在披着紅色老虎毡子的椅上，他們嘻笑着。還有幾幅屏條，畫着山水和花卉。其中大半的畫上，題着『洪野』二字。洪先生底畫，筆力挺健雄壯，著色美麗深刻；我每看了他底畫後，每使我雀躍而致引我心入於深處；同時，受到強烈的感覺和深切的影像。待我再看他人底畫時，就覺得她們灰色平淡，而令人索然無趣。

石橋上安置着一個買鷄蛋糕的攤頭，一個穿着藍布短衫，面色紅瘦的女人，正拿着一個裏面分隔着圓形的鐵盤，一手拿着一條白色的

鐵片，調着黃色的膠麵粉漿。

對向那個攤頭，有一個衣衫襤褸的乞丐，橫臥在橋石之上。他底面孔，帶着灰黑而棕黃的顏色，他底頭髮，紛亂鬈曲，他底赤着的手和脚，塗着一層薄薄的灰色的泥層，他嘴裏啣着一枝短短的香煙，像雲霧一般的煙氣，從他底鼻孔中，騰騰地向上噴出來，在空中升騰而成如球的氣團。他底身旁，擺着一隻破籃，籃裏放着幾個銅板和別些汚穢的東西。有人走過那橋，他便吊起了眼睛，哀切地求乞着喊：「老爺撥點——少爺撥點！……」但他並不現出困難痛苦之狀，肉體上也並無甚麽缺憾；倒好像他因有達觀的眼光，過着他底自由而磊落的生活。恰好一個穿着絳黃麻布衣衫，紮着灰色頭髮團，面帶棕色皺紋

，肩上背着一隻香袋的老太太走過；於是我們看見她用手在身邊摸了一回，拿出四五個銅板，嘴裏念着阿彌陀佛，彎下身子，把銅板放到那籃裏。我想：她大概是在嶽廟裏燒好了香，而走出來的罷。

走過石橋，出了西門，復走過一頂滿放着大小籃子帚子等東西在旁賊賣的木欄石橋之後，於是走進一條小巷之中。那時，巷中灣灣曲曲的兩旁人家，都使我感到悄寂無聲，而含有一種特殊的風趣。日光曬耀在我們底身上，感到莫大的温柔欣悅。碧澄澄的青天之中，浮着數朵淡淡的白雲；幾使我們底心，遊遺雲表之外。不知為甚麼，我底幼弱的心，却在忐忑跳着。

走出了巷口，兜過了一個種着一顆短而粗的滿覆着翠葉的大樹的

土坟之後；於是，我們底雙脚便踐踏上一段灰白潔淨而平坦的大道之上了。

大道之東，有一所木行，在彼籬笆之內，豎立着許多尖梢的木頭，日光斜照，平地上就畫上許多暗暗的條紋。大道之西旁，擺着一個上張涼蓬的水菓攤頭，一個江北人坐在涼蓬下面，正在削地荔(孛薺)，還有一個婦人，跪膝在地上，拿着削光的甘蔗，在水桶中洗淨。

北行，有一頂兩旁豎着很低的白石欄杆的石橋，過石橋之大道兩旁，靜站着巍高峭直的白牆。灼熱的日光，爲這牆頭所禁阻，悵然不能在牆下之道上，有所涉足。我們走到那兒時，皮膚頓覺涼爽，暑熱均爲之潛遁。路上站着三隻稀毛塗泥的水牛，牠們正低頭在木桶裏，

哼着吃乾草。見有人來，便昂頭直視。我們倒很怕牠們底灣灣的黑色角兒，所以不敢於牠們有所侵犯，只偷偷掩掩地從路旁牆脚下，走了過去。

那時，我底心境悠悠然好像是在做夢，又好像我們幾人，都是影戲中的脚色；我底心中之感覺，殊不能以言語形容呢！

轉過遮蔭之灣角，我們投入曠野底懷抱之中了。矮草頻頻地吻着我們底足尖，鳥雀挺喉高唱，表示她們歡迎我們的誠意。在春光融和之下的草木，正勉力裝飾着她們底容貌，現出特殊的景色——青葱，綠翠。温柔的輕風來拜訪，草木底青色之舞衣，隨之飄動，更嬌羞地不息飛蹈着。遠見一叢木竹林藪，林藪下之籬笆外，有二人蓆地坐着

，陰陰之濃蔭，壓在他們倆底身上。他們之前，淺流着一灣碧水，因波面的不平，以致他們倆在河中底倒影，湍聚成三角陸塊。

南望，靜臥着有一條黃面的狹小之河，一隻孤單單的塗着紅漆而蓋着黑棚的船，泊岸停着。對河有一帶高巍而蜿蜒的城牆，帶着懊喪之臉，現着烏灰之色。鮮明的蘚苔，更依彼而耀麗。牆頭上排着凹凹凸凸的城齒，有許多已因年老而倒毀了。在磚隙之間，長着短短的青草，微風吹來，牠就昂首飛舞。在牆脚跟下，堆疊着一帶破碎的磚石及壁粉之類；牠們正迷醉着沉沉睡臥，做彼青年期，被箭琛時的痛夢。

當時，我們與之所至，便高聲背誦着新舊的詩詞，或者哼着輕聲

的歌曲；我們覺得我們現在，口之所發，正是誦讀着目之所睹。藝術家以何等玲瓏之筆，描寫着這天然之景象，致如是逼眞，精細，而又纖膩呢！我佩服那與自然溶成一體的藝術家！

穿過小徑，踏上土墩，不惜那可憐的小草爲殘忍的兩脚所高壓。如是前行，前行，前行到了雲陵寺之前。廟宇雖小，但很壯嚴雅靜；那紅色的牆壁，和玲瓏參差的屋角，已可表現牠底美質。廟之左旁，紮着一帶籬笆，裏面種着許多樹竹，恰好廟門之前的日光，被牠們底桿葉所遮沒。廟門之前，有二個工人，正鋸着一塊木頭，還有二個人看着和他們閒談。

我們跨進廟門，雖不見有什麼精工的建築，和偉大的偶像；但庭

前綠茸茸的纖草，已堪爲幽美之點綴。而幾尊壯嚴的佛像，獻笑的彌陀，更使我們尊敬他們底淸淡純潔，拜服他們底樂天主義。廟中靜穆陰涼；我想，這正是涵養我們底優美而沈靜的文藝底天才和美性的地方哩！

歸校時，在途中還看見遠遠的一家屋頂上面，一方靑天白日的國旗，高入雲霄的插着；但因途遙路遠，所以我只能看見一片紅色的布帛，在空中迎風飄揚了。

極目四眺，我底眼簾中曾現着明媚春光的畫景，腦經中洶湧着聲調鏗鏘的詩意。可惜我做不來詩，不能把她們盡情地用優美悅耳的辭句描寫而讚揚出來。也可惜我畫不來圖畫，不能把她們醉人的景色，

勾在帆布上，用燦爛的油漆，畫了出來呢！

歸途中，我們又欣喜地談論着。我們或者因事觸情，發了一番議論。我們看見一隻被牧童牽着的牛在道旁吃草，就談論到從前牧童騎在牛背上，吹着笛，在野外遨遊，那是何等的逍遙呢！我們看見小工場外面那些污穢的情狀，我們就說：科學的發達，那是怎樣地足以破壞天然的美景呀，凡此祇憑感情而無理性的沒有題目的談話，很使我們感覺到一時的愉快。

我們一路快活地談着，笑着，欣躍着回到校裏。

暢快的生活是匆匆地過去了，暢快的影象還縈迴在我底腦際；但現在呢，枯燥的乏味的生涯，又流注在我們底身心之上了。

因我們久處在物質文明的城市之中，個性早化成了凡俗了，煩惱強施其力以襲擊我們底心腦！現在，我們到城外鄉野去遊了一趟之後，身體頓覺得爽快了，腦經頓覺得清明了，心境頓覺得歡快了。鄉外野景之加於我的恩惠呵！

四，二九．一九二七．松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我是浮萍

我是急流中的一片浮萍！

浮萍沒有自主的能力，只隨着急流所衝激而泛蕩；浮萍沒有自主之策略，只被急流所摧殘而覆沒；浮萍總是沉默，浮萍總是孤苦，浮萍總是沒有嘆息地悲愁着，浮萍總是瘦弱無依地躑躅着……

噫！我是急流中的一片浮萍！

我底生活簡直像一團青烟！

青烟滾蕩在空中模糊地飛纏着；青烟跟了風波底足跡消失牠底體積；青烟底生命搖搖無定，瞬息卽逝……

哎！我底生活簡直像一團青烟！

青年底膽力，偉大的志趣，前進的銳氣，生命的歡樂，活躍的興趣，嬌嫩，笑容……

一切沒有！

咳！我是一切都沒有了呢！

二，一四・一九二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船上的女郎

我淒寂無伴地坐在一隻拖船上，除了艙外淡白的烟縷縷地由空中捲下來在黃色的波浪上面滾舞之外，我所眼見的一切，都似乎使我發出淒涼寂寞的傷感來。我在心中想：這不絕的微薄之烟呵，你將沒入水中做水底下的幽囚了呢。

這不是偶然的，在這船上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女郎，她是這船主的女兒罷，我在這樣想；她在船上幫着把把柁的。我每次趁這隻船時，我每次看見她的。

那天，這女郎身上穿着一件棕黃色的鑲着黑綢闊邊的旗袍，頭上

還梳着辮子，那一雙細長的眼睛呵黑裏還帶着碧的顏色，可是她底長圓的面孔却略帶着微黃的色彩。

在這孤寂淒涼中的我，就逐漸地於她開出憐惜她寶愛她的心花來了。

當我坐在艙內靠着窗檻遙望的時候，她恰好在窗外的木欄上走過。我由玻璨窗的媒介，接受了她那微紅的雙頰所現的甜蜜的一笑。可是，她羞澀似地走過去了。

心中總是感到無聊得很，於是我就從書夾中取出法郎士底『友人之書』，默默地看着。而在此時，她却過意大聲地走進船艙裏來，然後又靜靜地站在門檻上。我向他一望呵，哦！她正呆望着我呢，而當

時她却又給我一個輕微的羞澀之笑容呢。

是的，愛情只是在靜默之中最易傳達。她靜我靜，我們明明是有濃蜜的愛情在旋轉着的。

她去後，我又靠在窗檻上，默望着窗外的淡白色的烟，纏纏地在空中捲下來，滾在奔湃的波浪上消逝了去——。

二，七。一九二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輕夢

那時，我是在遊藝會中；鑑賞藝術，本是我所喜歡的。我底身旁却伴着一位姑娘，不知是我底表妹呢，還是我底女同學；我和她似乎是新識的，但是却非常親密。她是比我短了一些，她走路時一跳一跑地眞是爛漫可愛。我們眞是怎樣親密呵，常常握緊着手兒，一刻也不會離開過。

後來，我們是走在沉靜之處了，於是，我想我有機會可以供獻我底愛給她了，我就把我底頭輕輕地低下去，彎下我底腰去吻她的手；可是她竟把手縮回去了不給我吻呢。呵，我眞是失望，我又覺得羞愧

起來。但是，隔了一刻的默靜之後，我顫抖着我底語音說：『我是並無其他意思的……因爲你是孤獨者，我也是孤獨者，我同情於你，所以這般親密的……』

但，她眞是怎樣天眞可愛的人呵。那時，她却安慰似地，用她底溫柔的語氣，陪着笑向我說：『因爲我們是同情者，所以我們是可以做終身伴侶的。』

呵！她說出這樣爽直的話來；哦！『終身伴侶』！哦！我們是同情者，我們爲什麼不能做終身的伴侶呢？我心中在快活，而我底心却又在躍動……

這樣，我却醒了。

[library stamp]

是的，這是一個輕夢。

而那句話：『因爲我們是同情者，所以我們是可以做終身伴侶的。』還刊在我底心板上。

二，一六・一九二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給她

今天，你坐在我之前；但是，喂，你爲何屢屢回頭望我？我看見你時常側着你底頭兒，從你底眼角梢，我看見你底眼珠却滾在我底身上。咦！你是在偸望着我，眞的，當我底眼由講演者的身上移到你底身上時，我就發見你底面孔很迅速地轉過來向我一望；呵，那時，那時你底頰上却泛着石榴般的紅，眼睛圓而發射着光亮，眼簾中含着晶瑩的聖水！可是，你却立卽就轉回了你底頭兒，假裝着在靜聽着那講演者的講演。

喂！你怎的這般地不安呢？一會你很端正地坐着，一會你又把身

子向檯上折了下去，一會你又把你底腰身折向左方彎下來……喂！你，你有什麽不安呢？哦！我，我很想來幫助你消除你底不安呢。

但是，別的女同學們，她們却始終如木偶似地很端正地靜靜地坐着，而你，你却一刻兒側着你底頭，一刻兒橫着你底眼珠，一刻兒轉動你底腰身……咦，你爲什麽這樣不安呢？

哦！我明白了。我是坐在你底背後，而你底心中却是愛着我。呵！眞是太唐突地說了；但是，請問：我這個臆度對不對呢？我知道，愛情的絲網，已經把你底心意牽動得紛亂。你一定在虛心地想：『倘若我愛他，而他可是不是在愛我呢？』喂，我底臆度，你不要怕羞，你老實地回我說罷：『對！』或者說：『不對！』

倘若果真是如此，那末，哦，你，你這細長的身材，你這長白的面孔，你這烏黑的眼珠，你這光潤的細髮……我，我雖然不曾與你談過一句話，可是，我，我却早已因了你這付温淑好靜而多沉思的態度而愛上你了。

喂，你如此地不安，爲的是求我底愛麼？好，那末我就把我滿懷的愛情傾送給你罷。你知道麼，我是誰都要愛的，你當然也是我所愛的一個，你放心罷，我是在愛着你的；倘若你因了我不愛你而感覺不安，那末，這是你底錯誤了。我們人類底愛爲什麼不能擴張展大呢，我們誰都愛，我們愛全人類，我們愛一切，那不是很偉大的愛之實現了麼？

或許你在想，我是已經有愛人了，所以你覺得失望麼？然而，你不必如此，我有了愛人後就不能愛他人麼？不，我不是這樣的一種人。我可以有幾個愛人，我以全人類為我底愛人。我以一切為我底愛人。同時，我底愛人，她也可以有幾個愛人，她也以全人類為她底愛人，她也以一切為她底愛人。我們就這樣擴張展開着我們的愛，與自我以外的其他相愛，而度着我們偉大的愛所堆積所創造的歡樂的生活。而且，我實在還不曾有愛人呢！

你，你為什麼坐在我底前面，這樣地不安？哦！大概是不錯的，你底心中是在愛着我，好！我呢，我也愛着你。你如以為平凡的愛不甜蜜麼？你以為愛一定要擁抱麼？你以為 Kiss 纔是愛的表現麼？那

末，好，我們就來緊緊地擁抱着罷，我們就來親蜜地 Kiss 罷，或者你再把你底柔軟的身子滾在我底懷中，或哭或笑地享受人生的幸福——找求人生的眞義罷！

咦，你始終是這般地不安；我眞是非常願意幫助你消滅你底不安呢。哦！我喜歡幫助你，我喜歡幫助人，我喜歡幫助一切；那，那不是很好麼？

你，我願你消除你底不安。

二，二〇，一九二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願望

我眞願「萬能之神」，送回我昔日的呼吸。

唔！當我回憶到從前的事情時，我就覺得有無窮的興趣在我底中心悠悠地騷擾着。可是，在那時，我却並無什麼特殊的感覺，而現在的回味，却有這樣的濃呵！

這大概是確實的吧：人底環境是時時刻刻在改變的；而每一度改變他底環境時，他就一度墮入悲哀的深淵之中。

吁！這人生！這人生所行的道路只是向着地獄呵，不是向着天堂呢！

是的，這生命底旅途，乃是想到地獄中去追求幸福；結果是愈跑向前途，愈是墮入地獄的下層——痛苦，怨恨，鬱悶，悲傷，怠倦，灰心，失望……都一層一層地從上壓在他底身上，直到他被牠們所埋沒。

現在，我很想在僅僅殘餘的那童年底生命之絲上拉住，攀住，抓住……或許牠可以引我回到昔日的故園吧，從前的樂地吧……我這樣地盼望着。

可是，那是何等地可悲呵！

那細細的細細的輕絲，一觸就斷了！咳！斷了！斷了！

而我所留餘的呢，却是空拳一把！

二，二三·一九二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二•三•一九二八•

歡聚

同伴們！我們來聚在一塊兒，暢快地笑一會罷！同伴們，不必顧慮到年齡的長幼，也不必顧慮到性別的差異，我們來聚在一塊兒，暢快地笑一會罷！現在，趁我們還能呼吸的時候，趁我們還沒有消失掉能力的時候，我們來聚在一塊兒，暢快地笑一會罷！只要你稍稍躊躇一會，或者徘徊一下；那你已經只有與黃土做永久之伴侶的資格，而將消失掉你所有的一切的生趣……所以，同伴們！我們快快來聚在一塊兒，暢快地笑一會罷！哎！莫躊躇！莫徘徊！

先來享受一些快樂吧，同伴們！起始你們是奔波，但是等到快樂

將臨近時，你們却早已長逝！所以，同伴們！我們還是先來享受一些快樂吧！

一切世界上的老的，幼的，男的，女的……來！我們快來聚在一塊兒，暢快地，歡樂滔滔地笑一會罷！滚我們底笑在一爐之中，哦，我們這偉大的笑呵！

然而，你們爲什麼不贊同我呢？你們爲什麼不應和我呢？唉！我反而變成孤獨了！

好！我就孤獨地一個人笑我自己的暢快的笑罷：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二，一八·一九二八·

新

詩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我是一株新生的薔薇

我是一株新生的薔薇
探首在那荒圮的古園
園地上凋着枯黃的枝葉
曼叢野草做了我底友伴

★

蝗螻們擁着羣羣聚集
輕翔着在桿葉中奔竄
簇簇的協力着的螻蟻

★

★

★

[library stamp]

把灰黑色的泥土蛀掘

★　★　★　★

稚嫩的嬌艶的薔薇
忍着在羣敵中掙扎
哦　古園是那樣地沉頽
她要供獻上燦爛的點綴

★　★　★　★

羨那粗偉的桿木橫出
靜站着英氣懔懔如鐵
笑那細弱的綠茵飄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瞬息間已經憔悴掩滅

★ ★ ★ ★

她底花苞上已經戴上了紅冠
菀笑着覺得自己創造的愉悅
也足能夠與堅桿鐵枝並比
不妨眩耀傲慢在萎草之前

★ ★ ★ ★

蝗螻們漸把她底嫩芽咬斷
螻蟻們潛在她底根下蛀掘
正待她想吐出她底芳蕊呵

她底桿葉紅苞却已在焦灼

★　★　★　★

我是一株新生的薔薇

想使廢園生起了美感

但正當我含苞欲放時

我底生命却淹淹將絕

三，一四，一九二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好去罷

好　決定你底意志　去罷

荒涼的郊原中　沒有輕蔑的嘲笑
平漠的沙地上　沒有壓抑的侮辱
藍天照着　永不給你以願望之阻撓
紅霞映着　永不使你底心境向墮落

★　★　★　★

好　決定你底意志　去罷
在狂風中掙扎　你纔可獲得偉大的驕傲

在沙雨中飛奔　才能現出你自尊之本色
靜穆的空氣　不給你以可厭之憐憫——
　你顯着足痛哭
眞實的自然　不加你以叱咤之嫉視——
　你沒有情緒地狂笑

★ ★ ★ ★

　好　決定你底意志　去罷
這裏　你還眷戀着甚麽在這裏
快躑躅到那邊　快躑躅到那邊
這纔是你生命的歸宿

哦

這總是你生命的歸宿

四，二五，一九二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這是眞像還是夢

我底周圍　滿是離別時的悵惘
咳　你尖銳的愛情之金針
頻頻地刺着我脆嫩的心靈
哦　我願死亡　哦　我願死亡
莫在我底清晰的記憶上
留着蜂窩一般多的針孔

★　★　★　★

她睡眠時　我就爬上她底睡牀

偷看着她是在歡快　還是在悲痛
她歡快時　我就澆她以酒醇
她悲痛時　我就給她以淚浸

★　★　★　★

我又輕輕地貼上她底心胸
細聽她胸中奔躍着的顫音
在最祕密的窺伺之中
探出了她久隱着的衷情

★　★　★　★

特地里　她就驚醒

當我吻上她底紅唇
那時她或是在泣啜　或是在輕笑
我底影却已在荒泛的暗流中潛遁

★　★　★　★

我已聽着了她閉藏着的心琴
—哦　音細如流雲
我已看見了她鎖閉着的愛情
呵　那絲絲慘淡的裂痕

★　★　★　★

這雖很使我受到許多創痛
還是真像還是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但我已能和她常在祕密中相共
　我覺得欣快　又淒愴
　哎　這是眞象還是夢

二，四．一九二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遇見了一位美貌的姑娘

在會場上遇見了一位美貌的姑娘
　她不住地向着我凝望
我抬起了頭兒向她羞赧地一看時
　她送了我一個可愛的笑容

★　★　★　★

我並不認識她　這姑娘
她一定於我生了燒熱的愛情
我覺得快活　驕傲　又榮幸

可是這更使我心痛　我垂首沉沉

★　★　★　★

這定是我注定的命運
從不曾把捉住一絲盈盈的愛情
她那樣地向我注情呵
但在別離後　只添上惆悵一層

★　★　★　★

夜色把地球包籠
我想在暗黑中摸索她底倩影
但我夢跌暴海中

頰上結滿了淚痕

二，四・一九二八・

遇見了一位美貌的姑娘

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碧桃蔭下

前天　她仰起了圓圓的黑頭
　　抬起了艷艷的笑靨
　　伸出了白白的纖手
　把紅紅的桃花攀折
　　在密密的蔭下

★　★　★　★

　她去後
我偷偷兒地

到那兒——密密的蔭下　徘徊
我聞着桃花底香
看見桃花底色
她留下的粉香　還籠罩在那邊
她底身容——漸遠——漸暗

★　★　★　★

昨天　我又偸偸地
到那兒——密密的蔭下　徘徊
我聞着桃花底香
看見桃花底色

可是再也不見她底影兒
她底粉香也早已消滅

★　★　★　★

今天　我又偸偸地
到那兒——密密的蔭下　徘徊
桃花底香　使我感覺恍惚
桃花底色　使我神經昏迷
我底心就消失在那邊

★　★　★　★

永遠在徘徊

碧桃陰下　四

却帶回來了——惆悵　鬱悶和空虛

一，二一．一九二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夜半簫聲

夜半簫聲幽咽
遙聞笑語相間
帳外黑暗沉沉
淚盈盈心凄感

★

憶昔歡唱窗前
歌聲猶縈耳際
纖手弄簫音如轉

★

★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今到何處覓

一〇、一一・一九二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愛之憔悴

滋潤的雨
灌溉在田中
禾秧就一天一天地豐盛了
可是　爲什麼
流注的淚
點滴在我底心田上
愛之苗
却一日一日地

在憔悴呢……

四，二，一九二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落英

1

我投了給她的信
三秒中好像已經過了三天了
心中暗喜
大概她底回音
正被郵差匆忙地帶在途中

一，五·一九二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2

我吻她時
唇上染了蜜
莫使她在那時
再含着淚說
『這是酸苦的』

一，一三・一九二八・

3

你——西方之殘霞

燃燒起了我已熄之記憶
——她羞澀時的面頰
咳　多麼倏忽的幻影呵

八，一六・一九二八・

4

慘笑地和她別後
橫臥在牀上
終夜默數着
　單調的
露　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鳴鐘行走之步聲

一，二六・一九二八・

5

在她歸家的時候
我就抖縮着藏在沉寂的房中
心在紛亂
腦在眩轉
但 倘我眼望着她歸去時呵
我將流出辛酸的淚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發出凄傷的笑哩

二，三·一九二八·

6

妹　當你說『慢慢地走罷』時
在這最後之可能的一刻
　我回首頻望
想把你底顏容和性情
　刻上我底眼簾
更想在這痛苦的一刹那中

探察你底眼睛
是否射着依戀之愁光

二，三 night．一九二八．

7

妹　我每次與你別離時的情狀
每次都刊上我底記憶
每次是你最後一個
遙遠地朝我望着
可恨微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爲什麼不把你隱閉着的情誼
　吹進我底心中

二，四・一九二八・

8

妹　你從不曾向我說起一個『愛』字
　　但我何曾求你
你底愛情　早已在我底腦海中
　　高高堆積
　　猶如荒塚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二，四·一九二八·

9

囘想過去的悲哀
　既是可泣
迴想過去的快樂
　也要流淚
咳　我這傷感中的人
　過去的歲月
卻是增加了我底苦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二，五．一九二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寄自然之驕者

1

月兒呵

請用你底明掌導示
我要在你底腳跟下
找尋我童年底喜悅

（一，二三・一九二八・）

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吹破這世界之迷網罷
你呼嘯着剛勁的暴風
死了幾個露着紅凍之臂肘的人民
免除不掉這世界上全人類底悲哀

一•二六•一九二八•

3

星星

映着你底眼睛做甚
你醉臥在碧天底懷抱中

暗嘲着人生之虛幻如晝夢麼
可是你也未必就是永存的罷

一，二六・一九二八・

4

唉　你青春的潔白之雲呵
你匆忙地奔跑着
趨往前程
想爭獲金標麼
可是你結果之所得

却是　泣下你傷心之淚
投入渺茫而慘酷的海底懷中

一，二•一一九二八•

5

河岸　你噓噓地在嘆息
是否你正在想
『怎麼投入流水底下的東西
都變成彎曲了』

一，二三•一九二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6

請問明星
你傲慢地耀着眩目之衣
是否在輕蔑
人類只知道贊美太陽和月亮
却不知道
你底途程之遙遠和體積之偉大

一，二六·一九二八·

NATION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小說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意絲底夢

這是夏天的午後，微微的輕風，吹動梧桐底綠葉，綏綏地搖着。淡淡的雲，凝住在天空之中；天氣非常納悶似地。

將近四點鐘的光景，人聲早已不像正午時候那般地鼎沸了。只有枝頭上跳躍着的鳥兒，時時奏着她們愉悅的樂聲。

他坐在樓上靠窗的一隻籐椅子上；椅前便是一隻書桌，書桌上面，亂放着幾册書籍和一束信札。

他無聊賴地在書桌上的亂籍之中抽出了一册「不平衡的偶力」，掀開了書頁想閱讀，好消遣他一肚子的鬱悶。但看不多頁，他底心頭已

經紛亂了，他底腦子已經沉沉了；再看下去，也不懂書中說些什麼，只見白紙上面印着許多像蒼蠅一般的黑字，在振翼亂舞。他把牠放下了，換了一册「少年維特之煩惱」來看，可是完全看不下去，於是又把牠放下了。

回憶從前的事情，確是很使人愛羨過去。他最喜歡溫習從前所接到的信札；信箋上寫的是愉快的話，固然能使他感覺歡樂；然而即使有悲痛的言語，也能使他覺得爽快。有一部份他們底生命底歷史，就在那信札中記錄着。這時，他又把檯上的信札，打開來逐封的看了。

打開第三封信時，他一方面看着，而一方面他底心胸就漸漸緊張起來，呼吸也比前急促了。

信上是這樣寫着的：

『親愛的意絲：

在公有林中一片樹蔭之下，我們不曾發過很誠心的深誓麼？那時的空氣，非常地幽靜；四周也淸寂得很，一個人影也不看見移過，就是那遠地的人聲，也不曾聽見傳聞過來。

我昏昏沈沈地倒在你底懷中了；我覺得迷醉，我覺得愉快；我底嘴裏好像飲到一杯甜蜜的甘泉。

「麗英！我愛你呢。你願做我底終身的伴侶麼？」在那時，我好像隱隱地聞得一個顫動的聲音在向我說。哦！這不是你向我說的麼？眞是柔軟的，淸亮的語音呵。

「我，我願意的……」我慢慢地從你底懷裏站起身來，坐在一塊光滑的石頭上，低着頭羞澀地這樣說的。這是我常常想說給你聽而未曾說出的話，這是時時刻刻盤旋在我底心頭上的話呢。我就乘這個機會，把我這句出於肺腑的話，說給你聽了。

跳動得好利害的心啊，我好像把牠全部付給你了。不，我底身子，我底一切，現在是完全歸你所有了。

這一樁事情，我是刻刻不能忘掉的；想你也時時記着的吧？

那時，樹葉就爲我們舞着，禽鳥就爲我們歌詠，那皎潔輝煌的月兒，她也從地角之下偸偸地跑了出來，在含着笑容慶賀我們呢。

那實是我們生命中最愉快的事，也是最值得紀念的事呵。

於是，你吹起笛來了，你還叫我唱。後來我吹笛，你唱了。在那樣沉寂的空氣之海中，汎蕩着這片幽雅的樂聲；我眞疑惑我們是在伊甸園中遨遊哩。

夜深了，我們終於離別了。

我希望以後的日子，能夠天天這樣愉快地過着；更希望日後能夠更加的增進我們底愉快。

同時寄上一個鑽戒，就當作我底心給了你吧！這也就當作紀念品罷，當作我們倆……的紀念品罷。

麗英 三，二五。黃昏。」

他看畢了那封信時，他底眼簾中就復現出像影戲似的那一天的事情來。

——哦！像那一天的生活這纔是人生之幸福呢。當她底身子投入我底懷中時，我眞是像溶化了似地；我就看見她底嬌嫩的兩頰，泛現着二片紅霞似的朱色；她底剪短的頭髮，烏黑而且柔軟；她底二片嘴唇，紅得像胭脂似地；當我底嘴唇貼上她底嘴唇時，那一陣一陣的香氣，直撲入我底鼻孔中，送進我底心胸裏了！

——後來我們唱了，這是玉簪記中琴挑中的兩段。我唱的是——哦：「月明雲淡露華濃，欹枕愁聽四壁蛩，傷秋宋玉賦西風，落葉驚殘夢。閒步芳塵數落紅。」她唱的是——哦！她底柔美的聲音啊，我

底靈魂眞要至於渺茫而飄搖了呢。那便是她唱的：「粉牆花影自重重，簾捲殘荷水竹風，抱琴彈向月明中，香梟金猊動。人在蓬萊第幾宮？」

——分別的時候，我們還不是戀戀不捨的麼？

他底面上浮現着微微的笑容，可是片刻之間，牠就被甚麼東西搶去了；一陣灰淡的顏色罩了上來。他覺得非常愁悶，憂鬱；他恍恍惚惚地，一時也說不出是因爲什麼緣故了。

又拆開第四封信來看了。信內所寫的完全是不幸的事情：

「我底意絲：

我提起了筆，又不想寫了呢！

倘若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你，你定要悲傷罷？

我不情願使你悲傷，可是這件事情又不能不告訴給你；所以我就決定寫這封信了。只是你不要悲傷纔好呢。

自從我們在公有林中分別之後，我是天天記念着你的；我并且天天預算着日後將怎樣地過我們底幸福的生活哩。

但是，這眞是可恨而又悲傷的事情呵；我不願說了呢！

想你很焦急地等着我告訴你這樁事罷？好，我就告訴你吧，可是你一定不要悲傷的呵！我知道你是最易悲傷的人，不過悲傷過度就要有害於身心上的康健的呢！意絲，你倘若愛我，就聽了我底話吧。

這事在前幾天我方纔知道，是從家人們談話之中探聽出來的。

就是，我底父母把我定婚給那個有名的富翁底兒子國鈞了。我們素來是不相識的，他底名字也是從家人們底口中聞得來的。

我決定要否認的！這非正式的婚約，我是決定否認的！

但我縱講盡了婚姻須由戀愛的關係，然後方能結合呵；婚姻而不得雙方的同意，對於優生學要有妨礙的呵；又講了愛倫凱，蕭伯納，凱本德等許多人底學說給他們聽；可是他們終究不能覺悟呢。

後來，我就把我和你底關係說給他們聽了。我說，我們底婚

約才是合理的；他們底婚約太輕視了女子底人格，太容易，太潦草，太不合人道，所以我要竭力否認！

而我底爸爸却怒視着我說道：「好！你在外面軋了姘頭！不要臉的賤貨！還敢說出來！以後不許你再到外面去讀什麼書了……
……！」

我知道與宗法社會下的忠臣，舊禮教的奴隸，是再也說不出什麼新學說的；所以我就默然了。

咳！那戒子，那手鐲，那種種手飾和金屬品……；他們便把牠們拿來當作了我底預定的賣身契約了！

反抗！反抗這種買賣式的婚姻！我雖然並不很激烈地與他們

吵鬧，但我底心却到死也不承認這個婚約的。

請你放心吧；我還要繼續與他們奮鬥哩！

不知怎的，我近日來只吃不下飯，我想這是不礙事的罷。

祝你康健！

愛你的麗英。一〇，四日。深夜中。』

她從前寫給他的信，字跡都是很清秀整齊的，只是這封信就稍覺草率了些，似乎她在寫的時候，胸中激動着一腔抗奮的熱情的。他看着這樣一封充滿着英勇的奮激的情感熱烈的信時，他底心隨着就劇烈地跳動起來了；他底眼睛忽明忽暗地，他底頭腦昏暈起來了。

他底頭靠在手背上，默默地憩息了一回之後，又奮然地抬了起來

，再把其餘的幾封信也拆了。

「愛我而我愛的意綠喲！

我接到了你底信後，便把牠連連地狂吻了一回，然後急急地拆開了。

你底信好沉痛呵！我知道當你在寫牠的時候，一定流了不少的眼淚的，我并且在一張雪白的信箋上面，發現了淚滴的痕跡呢。

咳！你愁慮太過了。

我不會說過麼？我是至死也不承認他們底婚約的。只要我不承認，他們能夠怎樣做呢？

老實告訴你罷，我又和他們不知吵鬧過多少次了。爸爸常常罵我，媽媽看見我就哭。但是無論是硬的手段，或者軟的手段，而他們底唯一的目的却是都想把我賣給那個人！我是一併要反抗的！

現在，除掉了幾册書和你底信札可做我底伴侶之外，僕人們好像在暗暗地嗤笑我，兄嫂們冷眼看待我，爸爸還發出喃喃的唾罵的聲音，可憐我底媽媽，咳，自小培養我，保護我，而又憐愛我的媽媽，她也不來睬我了！

前次你要Kiss我的時候，我不是曾說：我恐怕有些肺病的罷。那時你却說：不礙！你底病就是我底病，你底病傳染給了我，

我反覺得爽快。當時我雖允許你和我Kiss，可是我底心中眞恐怕要把肺病傳染給了你哩。

現在，咳，我底肺病加重了！飯一些也吃不下，却也不覺得餓。精神很興奮，嘴裏仍是吵着要打消那個婚約！

他們看見我這般可憐，態度也就溫和了許多。但是我却仍舊當他們是我底仇敵！

我底頭又在昏暈了，我底手軟弱得不能再舉筆了。潦草的字和錯誤的文法，想你也不來笑我的吧。

麗英。一〇，二〇日。」

淚珠的斑痕，隱隱的在信箋上留着一片黃色。字跡仍是很草率地，有幾處大概是紙溼着的時候寫的，所以墨水就化了開來。

他一方面披着信箋看着，一方面他底眼淚却像懸崖落瀑似的從他底眼眶內奔了出來。涓涓的淚，潮水似的繼續不斷地在他底兩頰上激流着。

天色已經籠罩着一幕輕紗，在漸漸地暗淡下來。字跡已經看不出來了；但也不管，他把最後一封信拆開來看了。

——這是她與我訣別的一封信；她對我說些什麼話呢？唉！快看罷，我要把這封信在我底心板上留上一個深刻的印象。唉！我快看罷！

終於他把湧出來的淚珠拭乾了，開始飲泣着看這封信。

『意絲：

抱歉得很，連連地接到你許多信，而我却一封也不曾覆你。你底話眞是多麼能安慰我而使我快樂呵！哈哈！我在世上，因了你底恩賜，也算已經得到了足夠的安慰和快樂了。

我現在還想什麼呢？人生不過是如此！

媽媽向我說，要我好好地培養身體，因爲婚期快要到了。唔！婚期快要到了！我再沒有與你談話的機會了！握手，接吻，擁抱，那不必說；就是談話和通訊，恐怕再也沒有機會了！

好的！我偏偏加緊地摧殘着我底身子。因爲與其屈服於他們

底兒惡的鐵蹄之下，倒不如快些死。然而摧殘我底身子的，到底是誰呢？

門外的聲音，多麼擾嚷呵；他們完全是來逼我的！

他們在說：身體病着不要緊，成就了喜事充充喜就好的……他們說：還是早早結婚，有了丈夫就會快樂的，住在家裏倒恐怕要發生不測的事呢……

呀！意絲，親愛的意絲！國鈞底家裏仗着他們底金錢和權勢，就想來搶我哩！可是我能屈從麼？我至死也不從！至死也不從！

好擾人心境的人聲呵！他們那些是客人麼？不，一定不是的

！客人是客客氣氣的，可是他們底聲音是多麽惡劣兒很啊！呀！他們都是一夥兒的；他們正幫着國鈞想來搶我！

我恨不得把他們一個一個一刀二段，殺死他們！這才爲了我們這新世界斬除了那宗法社會的荊棘！咳！可惜我軟弱得沒有力氣呵！

無論如何，我們兩人以後是不能再相遇的了！

「終身的伴侶！」呀！我想起了！我又想起了那天黃昏時候的情景了。我們在綠蔭之下擁抱接吻，我們在自然之懷中歌唱……

意絲呀，親愛的意絲呀！我現在是不能踐約了！我一個人走我自己的路了！意絲呀，親愛的意絲呀！請忘掉了我吧；以前的

事情就當做你昏夜中的慾夢吧！

訣別了！我們不知在那一天再能相會呢？

意絲喲，親愛的意絲喲！我有很多的話要說給你聽，我底心腦中充滿着我要向你說的話；但我舉起了筆，却只能寫這些呢！

這大概我底筆不能把牠達出來罷；眞好像小瓶中放滿着水，想把水傾出來，然而因了口小的緣故而不能把牠完全傾出來呢！

刺眼的燈光喲，刺眼的燈光喲！我底眼睛完全花了！

心在沁沁地痛，像被惡魔戮着似地。

身體顫動得要倒下來了！

房門被我門着，門外有打擊的聲音，不許我再向你多談了。

再會！可是不知在那一天呢？咳咳！

麗英。　一，二四夜。」

匆匆間寫就的潦草的筆跡，還時時有塗改的地方；有數處，墨水化得實在太大了，所以很不容易辨別出來；淚水的斑痕，和手指染着了墨水揩在紙上的手印子，處處都有。

他看着時，眼淚又絡絡續續地湧了出來。一個一個灰色的花圈，在他底眼前一陣一陣地排佈上來；最後，他甚至看不清楚信上到底寫的是什麼來了。

房中的左壁排着一隻牀。他便昏昏沉沉顚顚倒倒地走到他底牀邊，身子向下一仰，就倒臥在牀上，哽咽地哭起來了。

默默地臥在牀上，他又想起了她此後的事情：他接到了她這最後的一信之後數天，有一個嬤嬤到他家裏來與他底母親閒談。她說，麗英出嫁時她也在那裏做幫忙的。她說，在出嫁的前一夜麗英獨自門住了門在房裏不知做些什麼；後來又寄了一封信。她說，到了明天，他們不見麗英醒來，後來有人到她房中去喚她，才發現她頸中有鮮血淋着；仔細看看，才知道她底頸裏插着一把鋒利的剪刀……

——什麼！她自殺了，她竟自殺了！喲喲！麗英！親愛的麗英！我底親愛的麗英！你是被宗法的社會所磨折了！你是被惡劣的習俗所傷害了！喲喲！你不屈不撓的英雄！喲喲！你忠心的傾愛於一人的女子！……

他悲傷極了，他痛恨極了！他滚在牀上只是哭泣，他底感情憤激得幾乎不願再生活了！

★　★　★

黑幕已經遮滿了天色。雪白的明月，懸在青毯般的碧空中，透過了窗玻璃，照進房中，流瀉在懸在壁上的綠茵紅苞和山光水色的幾幅油畫上，淡淡地映出了牠們燦爛的色彩來。

他靜靜地臥在牀上，隔了一忽，心境就漸漸地平靜了下來。過去的回憶飛馬似地跑入他底思潮中。

『一切快樂的幻境，祇現於極短的一瞥！』我默默地說。

這是他底兒童生活底一葉：

他和麗英在小學裏念書的時候，是坐在一隻板櫈上的。他們倆非常親愛，他稱她「麗英妹，」她稱他「意絲哥。」

意絲和麗英底成績都是很優良的。教員們常常贊美他們，他們也互相愛羨着。他爲了她而喜歡得望她笑起來，她爲了他而喜歡得望着他笑起來……

每天放學後，意絲就挽着麗英底肥嫩纖美的手，走出了校門，在一塊兒游戲。有時他指着西方的一片落霞喊道：『呀！你看！那邊有甚麼人家失火咧！』那時，她恐慌地向西望了一回：『哼！你騙我不識！那是火麼？』她舉起了手想打他，可是他已經逃開了。

他們也有吵鬧的時候；她最吵不起，一會就哭了，頰上流滿了淚

水，頭髮也散亂了。他起初還忿忿地呆望着她，但終於向她謝罪了。他走近她底身子，緩緩地掠着她底細軟的頭髮，整理牠，又代她揩拭眼淚，手觸在她底面上，就覺得柔滑得可愛。那時，她却乘機把他打了；他冷不防她這樣的重重的痛擊。於是他也哭了。然而她底泣聲却停止了，她呆呆地望着他，心中似乎很過意不去似地，終於她很細心地安慰他了；她底手掌在他底被打的地方，輕緩地撫摩着，痛就漸漸地消滅了。

他現在想起了這事，就覺得被她打時，反而愉快；現在雖然沒有人打他，而他底心却利害地沁痛着呢。

兒童畫報是他們幼時底最喜歡的伴侶。他們時常指着那些奇奇怪

怪的美麗的圖，發出些天眞的想像來。她說：「這些都是精怪，你看，狗和鳥都穿着衣裳，并且能夠談話哩！」「不是麽，這是猴子精，大概就是孫行者了；那是豬玀精，是豬八戒吧？」

像那時一樣的幼稚天眞的心境，他在現在是再也不能有的了。麗英曾照着畫報描了一張，很喜歡地送給意絲；他們都覺得這張圖畫得很像很入神。可是他沒有好好地保存着，他眞在悔恨呢，他想，倘若那張畫遺留到現在，那不是很好的兒童時代的紀念品麽？

夏天的夜裏，她底母親有時到他家的後花園裏乘涼；同時與他底母親姊姊閒談閒談。他和她就在園中跑來跑去地玩，螢火蟲來往地在空中飛翔，閃閃地像靑天上的繁星一般。他們拿着扇子爭着拍牠們。

『他們倆眞是一對！』『將來他們倆倒可以配成一對好夫妻哩！』兩位老人笑着這樣地說。那時他們却還沒有懂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種回憶，給與他不少的甜味，像嚼着橄欖似地。可是甜的背後，却就有苦藏着呢。

『一對！一對！可是她現在到那兒去了！……』於是他又吁着氣，哭了。

年齡漸漸地長大起來，他們間底帳幕也就張得格外濃厚了。因了升入不同的高級學校，因了習俗的關係，他們便漸漸地生疏起來，差不多完全隔膜了。

一天，他正在曲社中拍曲子，教他的便是她底父親。拍了幾遍之

後，她底父親便吹起笛來，叫他和上來唱。滿室中充滿了嘹亮的歌聲。

麗英底妹子拖着兩條辮子從外面跑了進來，看見了他就莫明其妙地現着微笑。他就招呼着要她唱思凡，她底爸爸也叫她唱；但她好像怕羞似地只藏在爸爸底懷裏呆望着他笑。忽然她嚷着：『姊姊——姊姊……』向外跑了出去，那時他底眼睛也跟着她送她出去。呀！他眞意想不到門外却立着麗英呢！向裏面窺視着，她望着他發出媚人的紅的微笑，這微笑之中好像藏着許多恩愛和思慕的熱情。但一忽兒她就走了。這數秒鐘中微笑的視線，實在是他們幼年時代底愛情的復活呵。

想到這裏，他好像又做着從前的幻夢了；他不覺快活起來。可是只有片刻，只是刹那間的快感。他沈沈地又墮入了悲哀和怨恨的深淵之中了。

後來，他們底愛情，居然靠了通信的力而逐漸恢復轉來了。是的，他們曾同坐一艇，盪漾於西子湖中；他們曾手挽着手，遨遊於半淞園裏。他再想下去，就更覺悲哀了。是的，這種種都是快樂的回憶，但是反映到他現在這樣孤苦的情境，其背面便是悲哀呵！

他底心境狂亂得終夜不能睡眠。

他孤冷寂寞，再也無人能向他說一句溫柔如鶯語而使他心悅的話；再也無人能寄給他一封字跡秀麗工整的信札來安慰他；他昏迷，他

狂亂；他底心模模糊糊像在悠遊，他底身體恍恍惚惚像在遨盪。他像遇見她了，他像在和她握手，擁抱，接吻；他像和她在談笑，歡語，哀泣着。但是，這只是剎那的幻影，頓刻那個幻影就消失了。

溫泉又從他底眼眶中滾到被上。

『我底唯一的愛人，安慰我的人，麗英！親愛的麗英！你現到那兒去了？……我願和你一塊兒同去！……咳！你，你已避過了這個枯燥，乏味，險惡，而滿地荊棘的世界了麽？……你，你已走入了清幽的，快樂的，安適的天堂了麽？……麗英，親愛的麗英！你來引我一塊兒同去吧！……咳！我這單獨而孤寂的，四面無親的一個身子，還飄蕩在這世上，有，有甚麽人生的意味呢？……呀！……我，我現在

是病了……不，自接到你最後的一信之後，我就病的走不動身子了！……現在，什麼東西，前面一大塊是什麼東西！……唷！……這是冥界的門戶！……哈哈！快活呵！我便要和你相會了！……麗英，親愛的麗英！……哈哈！我們要相會了……』

夜已寂然；只有桌子上的鐘，「得得」地奏着單調的清涼的音樂；似乎也在爲他悲痛地嘆息。

他底興奮着的精神疲乏了，再也不能回憶往事，訴說心願了；他底顫動着的心坎，只是忐忑地跳着。

現在，他已昏沉地靜寂地睡着了。

★　★　★

在海濱上，那邊有一叢樹林。綠蔭之下，安放着一隻椅子，上面坐着一個面目清秀，意志灰頹的人；他便是意絲。

一個面色稍黃，心意悲感的女子，她底頭和上身彎在意絲底懷中，向上仰着；兩手繞在意絲底頭頸周圍。

意絲俯着頭，把她底腰身抱着。

他們倆底視線聯結成很短的一直線了。

他們失掉一切知覺了；他們把快樂和悲哀鎔在一爐之中。

狂吻了；他們熱烈地狂吻了。

『麗英，你這幾天來避在那裏？我找你找得好苦啊！我想我們像

現在這樣才是應該的；但你前幾天跑往到那裏去了？」意絲哭着說。

麗英沉默無言，只面如死灰，淚續續下。

『你，你以爲我不足爲你底終身的伴侶，所以就離開我的麼？——啊！不是，我猜差了。你從前在葱葱的寶蓋山上，和我挽着手同遊時，你不曾說，你祇愛我一個人，你又說我是你底終身的伴侶的麼？那麼一定不是這個緣故了。但，麗英，到底爲了甚麼呢？——咳！你不說？我倒知道了：你以爲愛情只是幻夢，所以與我斷絕關係的麼？那我有時也這樣想；然而人生必須有愛情，然後有生趣；沒有愛情，就像那呆木的石頭一樣，一點也不覺得生趣躍躍的。可是，哦！你現在不是和我很表現着熱烈的愛情麼？那末我又是瞎猜咧！但是，麗英

呵，你到底爲了甚麽要避往他處的呢？——唷！我知道了，這我所說的一定是對的了：我知道你並不是離開我，你實在是避過這個世界。呀，不是麽？這個惡臭的陳腐的世界！這個蓋着禮教帳幕的世界！這個藏着虛僞的假道德的面具的世界！這個侵犯人底自由，掠奪人底生命的世界！……哦！無怪你……啊！應該要避過牠啊！應該要離開牠啊！……」

麗英漸由意絲懷中起立，緩緩向海濱走去。

「你前次來信說，你父母把你賣給他人，國鈞家裏來人要強奪你麽？但是，麗英！你差怪了；這實在不是你底父母和國鈞家中少數人底罪惡；這實在是世間底罪惡，風俗習慣底罪惡啊！可是，你也不要

抱消極離開這世界呢，我們來過我們自己底生活，那不是很好麼？你可以拋棄你底家庭，你也可以拋棄凡人俗目；但是你離別了我，那我也不能生活了咧……」

『…………………………………………』

『咳！你爲甚麼低着頭，只是流淚呢？咳！』

麗英走到海岸極邊，就投身下海；潮水洶湧，瞬息已沒。

意綿急急趨前，思欲挽救，隨之落水。

他懷抱中抱住虛空，只驚慌地喊了一聲：『呀！好潮溼而冰冷的水啊！』

★ ★ ★

醒時，身面很冷，原來枕被都浸透了淚水了。他喘急地吁着氣，他底心忐忑着地狂跳。

六•一○。一九二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荷珠

有人說：囘憶像一朵玫瑰，她固然是豔麗芬芳，可是，你如若觸動了她，你底心板，便會被她底針刺所戮痛。

倘然你現在所過的生活是平凡，枯燥，慘淡的，那你囘憶到從前的甜蜜生活時，豈不是將要更覺得悲哀麼？

★　★　★

那天，夏神還躑躅着他將終的足跡，淡薄的青灰色的浮雲，蔽不掉那阿坡羅怒射着閃耀的日光，空氣又是懶姍地不勤于輸送，因此，氣候便像火爐烘着似地炙熱了。

白濤從船上走上了水橋，現在，他底身子是走在維絲城中了。他略略收拾好一切之後，于是，就提了一隻小小的手提箱，向着西門走去。

這維絲城好像是他底故鄉一樣，不差，他在中學時代念書的時候，在維絲城中差不多住過三四年哩。

他離別這維絲城，已經有一年半了；雖然在這一年半中，他也並不記着牠，可是現在重來訪問時，他就覺得這維絲城着實可愛呢。

然而，城內的街道却並不怎麼樣寬暢，西瓜皮和瓜子之類在街道的兩旁仍是到處留着，房屋雖然翻新了幾間，但是大一半都像是用煤炭塗着似的，還有許多陳舊的房子，幾乎傾斜欲倒的樣子，刺鼻的臊

烘烘的炭酸氣，和阿摩尼亞與硫化輕混和着的氣息，又是疏疏密密地通行在空間，……這種種都有使人憎惡的可能。然而他爲何竟以爲是可愛的呢？或許他在維絲城中所過着的三四年的生活中，有着甜蜜的片段，因了刺戟的類化，與交替反應的緣故，所以就以爲牠是可愛的罷。

「托，托——托，托」皮鞋底單調的聲響，逐漸地移近在那頂小小的三塊黃沙的長石所架成的會仙橋了。白漪底心胸突然緊張了起來，感情也突然興奮了；快樂和悽楚同時會集在他底腦經的周徑。

兩注汗水，因了過飽和熱的狀態，由額上分向兩頰，漸漸地瀉了下來。他就把右手伸入袴袋中，掇出了一方四周印着藍色方邊的綠光

手帕，揩去了額上的汗水，又在頸項間拭了一會，于是仍把牠放入袴袋裏。他又把外套脫了下來，擱放在左手底臂灣中。于是他又向前昂然地走去了。

一間半新的房子，門口處關着一行紅漆木格，雕着簡單花紋的玻璃窗子，隱隱地眩耀在他底眼簾中了。他底心勃勃地跳動得幾乎發出聲響來。這是有一節故事在裏面的。他底心中，便在這樣想着：那紅漆房子的對門呢，或者在櫃檯上要增多幾個餅乾筒罷；在店內櫃檯旁邊坐着的呢，是面色粉白而態度媚人的荷姑娘罷；我走近那邊的時候呢，她要突然覺得驚喜罷，她底兩頰要泛上紅霞罷，她要微笑着請我進去坐一會罷，那時，我們要把舊情史一頁一頁地翻出來重温罷；有

機會時，我們再要擁抱接吻罷；或許她要撒嬌地倒在我底懷中哭罷；那時，我將拭着她底眼淚安慰她罷；我們要計劃將來，等待將來罷；……

于是，他底呼吸急促了，他底足步加快了起來。他包藏了熱情的希望，他感到了暢適的歡樂。

事實却是不幸得很；紅窗的房屋，已經呈現在他底身前了，可是他底發着光的眼睛，還是找不到一間賣餅乾的店舖。好像確是在那紅窗房屋的對門呢，但是對門是被墨黑的行柵關得緊緊的；那末已經走過了罷，然而他注視着的眼睛怎麼會不看見的呢，或者還在前方罷，可是他一眼望去，前方的房屋或者是水菓店，或者是裁縫舖，或者是

賣竹籃的，或者是被一排行柵所封閉着；而終不會看見那間餅乾店。

消失了熱情的希望，收斂了暢適的歡樂，他感到了失物時的悲哀。身體像落了魂魄似地；足步擊在街道的磚石上，格外沉重了。

後方，「拍塌塌」，既而「格吱吱……」的開門聲音，又引起了他底希望來。他不禁想道：或許她家巳經不賣餅乾，就這樣住着的罷；或許荷姑娘曉得我今天要來，所以在開門出來望我的罷。他底頭兒便趕緊向後轉了過去，可是他所看見的却是一個桐油皮色，皺紋疊摺的面龐的老媽子，臂灣中抱着一個肥胖白嫩的孩子，在唱着慰藉之歌，從門內走出來。

「啐！原來是一個老媽子！」他懊惱地說。其實，荷姑娘卽使是

住在裏面，但是我既沒有寫信給她，她那裏會知道我今天來到此地，而且是恰好在這個時候，開出門來望我呢？他這想後，不禁自己好笑了起來。

加以天氣的炙熱，沉悶，更燃起了他心頭多端的煩惱

★　★　★

在一年半以前，白瀚在維絲城中的維絲中學裏求學的時候，他至少要在這段街道上每星期經過四五次。果然，有時他要在街上購買東西，或者因了學校生活的苦悶而出來散散心的；然而大多次他在課後有了空閒馬上就走在這街上徘徊的緣故，目的却是在想訪問他底愛慕的餅乾店中的姑娘。雖然他和她連汗毛管也沒有接觸過，也沒有談過

一句話，甚至連正視也有些害羞；可是，他只要從眼角杪，斜斜地瞥覰着她那牡丹一般的容貌，已經是心滿意足的了。

那大概是仲夏的一天罷，太陽已經推着他底紅輪向西跑下去了，紅輪的耀光，反射在破碎的雲霞上，就好像在滿水似的蒼穹中，散佈着桃花的碎錦。強烈的光線逐漸柔弱起來了，黑暗正預備着把炭染的面幙，一層一層地包籠在地球底面上。

又是獨自一個人偷偷地走出了校門，在這條街上向着西門走去。經過會仙橋時，他底脚步便會逐漸地緩慢下來，在他底心中，正充滿着許多紛亂的思慮呢。待他行近了那間紅窗的房屋時，他底面龐便會漲紅起來；這時，他底那顆心，已經跳動得很利害了。偷偷地朝向着

對門的餅乾店中瞥覦時，「呵！可愛的！呵！可愛的！」他不禁這樣欣喜地默喊着。可是，他底理性，不是禮教的觀念，是受了社會的制裁，他終于不敢就這樣去親近她。那個坐在餅乾店中，靠着櫃檯，面向西坐着的，正是荷姑娘了。

他在她底背後緩慢地走着，把她底狹狹的似乎輕得欲飄的背形眺望了多次；他又把她底頸後的那一撮疏疏地生在粉白的頸項上的柔軟的黃毛，凝覦了多時；還有她底頭髮，呵，她底蓋在圓圓的後額的光滑整飾的漆黑的頭髮，他恨不得他底眼睛就生在她底背後，好專門去鑑賞她底那一團頭髮！「把她底腰身抱住在我底胸口罷，去吻她那一撮黃毛罷，去伸着舌頭舐她底那一團黑髮罷……」他這樣想着時，他

底不均勻的呼吸，長長短短地更覺得喘急了。

一步一步走向前去的時候，他底頭兒不自覺地朝左，向着那間餅乾店轉了過去。于是他就看見了那姑娘底側面，旣而又看見了她底全面了。她底豐盛的兩頰，像一隻沒有黑斑的新熟的石榴；她底弧形的細長的眉毛，像被細琢細磨的畫家，用新墨來描過似地；被薄薄的白嫩的眼皮所包圍着的眼睛，像金魚所有的圓大而又如墨晶似的一樣；她底高高的白晳的鼻峯，一定是用麵粉捏成的，否則一定是細工的雕琢家所雕琢成的，不然，那裏能有這般地纖潔呢；還有她底血紅的水晶似的合着的兩瓣薄薄的嘴唇，更包藏着許多搖動人底心神，勾引人底意志的魔力的份子；她穿着一件沒有領頭的白洋紗的夏衣，相襯着

她底露在外面的長長的玉柱般的白淨的頸項；頸項的下部是，呵，她底沒有束胸的乳頭所形成的微凸着的似乎在顫動的胸脯；還有，她輕輕地搖動着白鷄毛蒲扇，露在繡着粉紅花邊的衣袖外面的手臂；被微風所吹動着的額前那輕飄着的頭髮；她那受不住風擊而瞇着的，成了一線的濃黑的睫毛；還有，還有，她底胸脯上部，頸項下部，恰恰露在外面的那一粒緋紅的緋紅的細痣……。

在淡粉般迷濛的光線中，他不住地轉過他底頭兒來望她。他覺得她這般美妙的姑娘，或許不是人間所能有的罷；于是，他就想到了波提奇里所畫的神致飄逸，情緒深玄的神秘的美女來了。他疑心他是在做夢；他底脚步，幾乎因了被她底容貌所吸攝而不能移動了。

她大概是覺察了他底心意了罷，她底柔和的視線，也移在他底身上了。他突然覺得偸竊似地不安了。他底頭兒，再也不敢再轉向後方望她一眼了。他底放緩了的足步，又跑馬似地匆匆起來了。

「這般可愛的，怎捨得不看呢？現在還能望得見罷；在這將要望不見的時候，再望望她罷……」他惋惜着想。于是，他底頭兒，又不能自禁地轉向後方去了。「呀！呀！她也在望我呢；她伸着她底頸兒，也在望我呢！」他驚慌得急急地走了。

夢遊似地，沒有目標，沒有意義地走着；正像瞎了眼的馬一樣，只是在荒漠的曠野中，胡亂地奔馳。他底眼簾中，只是一陣一陣地映演着疏疏的黃毛，光滑的頭髮，石榴色的面頰，金魚似的眼珠，纖膩

的鼻峯，薄紅的嘴唇，揮扇的手臂，外露的頸項，緋紅的緋紅的細痣……。

『密斯忒白！這樣黃昏的時候，你一個人還走在街上做什麽呵？』一位同學遇見了他，招呼着。

『唔！唔！』他像突然地新從夢中清醒轉來的一樣；他只糢糊亂點着頭。

『喂！你一個人在做什麽呵？』他底朋友看見他不答話，稍稍提高了聲音，又問了。

『我——我買東西……』這纔注意到他底問話；不好意思地回答着。

這時，他抬頭向前一望，方纔知道自己底兩隻脚已經走在西門口了。巨大的磚頭所砌成的厚牆，因年月的侵蝕，顏色已經變得花一塊黑一塊的樣子了；城上的古廟般的更樓，窗檻還是紅紅地，但是斜伸着的尖角的磚瓦，已經顚倒亂置，而且破碎了；樓左的灰色的牆壁，半堵已經倒毀了；城頭上還留着一堆雜亂的石灰粉和磚瓦。城門圈中，因光線的不充足，以致黑暗得怕人。

「被他知道了我底秘密了麼？咳，討厭！討厭！」他底過敏的神經，不免妄測了起來；因而他幾乎羞愧得戰慄了。

又在西門外的人叢中鑽竄了一回，商店中的電燈已經輝射出綠色的光芒了。

時候已經不早，于是他也就折回了身子。

這次他走近餅乾店時，他看見在櫃檯上新放着一隻火油的燈罩；火黃色的燈光，映出了在旁邊坐着的那個女郎；她正垂着頭，不知在縫些什麽。

「買她底餅乾呢，那是何等地幸福呵！」他暗暗地這樣想。壓抑的羞恥，和欲望的衝動，在他底心中戰鬥了一回；終于他鼓足了勇氣，走到餅乾店的階沿石上。

「買——買兩角——餅乾……」他很恐懼，因爲怕她覺察了他底不純潔，所以他很不舒服。他底聲音顫動而且輕微，他底兩頰在發燒着。

但她却放下了她手中的東西，站起身來，送了他一個媚人的微笑。一種少女獨有的羞澀，使她底石榴般的兩頰，暈紅得更可愛了。她從櫃檯下面拿出了兩包包着的餅乾放在檯上，含笑地望着他，好像等待着什麼似地。

「我要——要瓶裏的那種，請你——請你爲我包一包罷。」

于是，她把檯上的兩包餅乾收了囘去，面上現出了忸怩的笑容，恣態更覺得苗條了。她拿出了兩個黃紙的包袋，一雙玉琢般白皙的肥嫩的手，伸入了開着蓋的玻璃瓶中，一囘一囘地把餅乾拿出來放入袋裏。「啊，柔美的肩灣！啊！可愛的曲線！」他底心中狂呼了起來。他再看她底面孔時，他又驚喜起來了：「呵，垂視着的聖母似地慈和的

眼睛……」

兩大包餅乾授給了他時，她底視線又落在他底身上了。

「爲什麽她也常常注視着我呢？她也鍾情了我罷？呵呵！她也鍾情了我！她也鍾情了我……」他覺得榮幸，他覺得驕傲，他覺得愉快起來了。

但在同時，他又覺得很羞澀，于是他就拿了二包餅乾，頭也不回地走上他底歸途了。在逃脫了她底視線的拘囚時，眞像蠶蛾新由絲繭中鑽了出來的一樣，他方才嘗到了所謂自由的滋味。

可是，頃刻，空虛和悵惘把他底心完全籠罩了。

回到了校中，他馬上跑進自己底寢室裏，發狂似地把餅乾塞進嘴

裏。他以爲他在嚼着她底纖潔的手指，他以爲他在舐着她底粉嫩的手臂，他以爲他……于是，他底心中，又漸漸地感到充實了。

多次他走過了會仙橋，足步就要徘徊起來；多次他望見了那紅漆的窗格，心胸便要勃勃地驚跳；多次他走近了餅乾店，就要仔細地偷覷她底容姿；多次他看見她也在注視他而覺得歡樂起來：又多次他離別了她後，心中就要空虛，惆悵起來……。

★ ★ ★

氣候已是深秋的光景了。陰涼的空氣，襲擊上人們底體膚，就能感到徹骨的寒意；偶然有暴風吹來，肉體便會收縮，一陣一陣白色的粟子，便卽分明地散佈在皮膚上，但片刻也就融解了。

白瀠新買了一磅半絨頭繩，要求他底同學侯方代他找一位人來爲他結一件絨繩衫；預備天寒時穿著。侯方是白瀠最親善的朋友，他是本城人。

侯方說，他有一個房客底女兒，她底手技是很精細的；結絨繩衫更是她底善長的能手。他很願爲白瀠介紹。

那天恰好是星期日，他們都沒有功課預備，于是就出發了。

這眞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們走在餅乾店外的時候，侯方便走了進去，同時那坐在櫃檯旁的姑娘站了起來，含着嫣然的笑容，點一下頭說道：『侯先生！』

『荷姑娘，這位先生要請教你結一件絨繩衫。』他指着站在門口

外面的階沿石上，背着他們呆望着街道的白濰說。

『白濰！請進來！』他又喚着呆着在外面的白濰。

『嗯！嗯！』白濰轉過頭來向他門羞澀地一笑，仍是站着不動。

『這位叫白濰先生麼？』那女郎低着聲音問侯方，侯方低低頭，于是她帶着乞乞的笑聲喚道：『白先生請進來坐一下子呵！』

這般鶯語似的婉轉，流水似的清細，音樂似的柔和的拖長了的懇請的聲音，直把白濰底心感動得燃燒起來了；而且又是這般熱情而親密呵！

『嗯！嗯！』白濰跨進了門口時在面上現出的那幅慈愛愉悅的紅笑，在靜默中，已經表示了他底心底謝意了。

用不着說，她是很勤于款待的；她把熱茶開給他們飲。

坐着閒談的，當然要推侯方最善于辭令；又因他爲人爽直，又無心事，所以言語最多些。平日很活潑而喜笑的多血質的荷姑娘，那時似乎藏着一種隱情的緣故，所以談話時就多所顧忌，有欲吐不能的樣子。至于白澥呢，他那多血而參雜着膽汁質的性情，又因他那時好像包藏着許多不能說的秘密的緣故，所以所說的話最少；他只靜靜地坐着，嘴角含着深情的微笑。

由談笑中，白澥得知那姑娘名叫荷珠；親友們都叫她，『荷姑娘』。她也曾念過書，自從高小畢業後，就坐在家中停學了。

要量身材長短闊狹的尺寸了。

拿着尺的她底手指，輕輕地觸着他底臂背和腰際時，他底肉體就像被電摩着的一般，好像在浮着顫動了；她底身子俯在他底靠身，她底兩頰的芬芳，髮間的幽香，和那透過了衣服的沁人的膚肉的濃密的氣息，從他底鼻空中灌溉進他底腦際，他幾乎不敢再行呼吸了；他如受了催眠術似地，他眞是墮入了迷惘中了！

量畢歸座後，他頓如解了一樁重負，減少了胸間許多的壓迫。

天眞的荷姑娘底心情，眞是多麼優美啊，她和白濤在今天只是第一次的談話，然而她却已把白濤視若愛友一般地看待了。果然白濤在星期經過此地的四五次中，差不多是常常與她會面的，雖然也有一二次偶然的不見；然而他們底交情的開始，却只能說是在今天呢。然而

，這毋寧說，在前數次的相遇中，早已心心相印的了。

荷姑娘最愛笑。她揭開了餅乾筒底玻璃瓶蓋拿餅乾時是在乞乞地笑，兩手捧着許多餅乾放到他們坐椅旁的茶几上說：『請吃呢！』那時又在乞乞地笑。她自己却先拿着餅乾塞進自己底嘴裏，扭動起嘴唇，紅着兩頰，瞇着眼睛，笑着嚼起來了。

『謝謝你，不客氣了。』侯方微笑着也大嚼起來了。

『吃呵！不要客氣呢！』她笑向着沉寂着不安神的白漪。

『吃的，吃的；多謝你哩！』他拿了一塊圓的，也慢慢地嚼動起來了。

『白先生眞客氣呵！——白先生，你是喜歡吃餅乾的，是麼？』

她覺孩提似地笑問起來了。

『有時吃吃，也不很喜歡的。』

『呃！你騙人！有一天不是你在這兒買了許多餅乾去的麼？』

『那天你面孔眞紅哩！』他笑着。

『是新浴呢。』

『可是現在的桃紅色，更覺得好看了。』

『白先生——』她底頭垂下去了。

他們間談話的拘束，就這樣逐漸地解除了。

侯方和白滃同時站起身子，說已經坐了好久，現在要起辭歸校了。

『再坐一回吧，再坐一回吧！』懇請着柔美的語音。

『太陽已經西下了呢。荷姑娘！』侯方說着這句話時，他和白濤兩人底脚，都已經跨在門外了。

『謝謝你呢，荷姑娘！』白濤眞是說不出的在心中感激着。

『謝什麼呵——那末你們常常來阿！——白先生，你常常經過這裏的，那末請常常進來坐坐呵！……』她送出了門口，站着望他們底背影，逐漸地在悠遠的空氣中，沉溺了下去。

★ ★ ★

毫無聲息地，一個星期又匆匆地跑過了。

因爲侯方在那天恰好有事他出，所以白濤兄得獨自一個人走到餅

乾店中去拿絨繩衫；他們約定在這天拿的。

『白先生是來拿絨繩衫的麼？喂！請進來坐坐！白先生，你底絨繩衫，我早已爲你結好了呢！可是我等着等着，你們終是不來拿！』

他們已經熟悉得很了。白漪也就不拘束地走進了門口坐下了。荷姑娘那樣笑着說時，她已走進內房，拿出了一件紅邊的墨綠絨繩衫，授給了白漪。

『這不是我底罷；我底是沒有紅絨繩的呢。』

『不，是你底！結着紅邊，不是好看得多了麼？嘻嘻！』

『那眞對不起你了，煩你操了許多心，又要去買紅絨繩……』

『什麽話呀，白先生眞客氣來！紅絨繩是我本來有的。』她笑着

望他。

這樣地談了一刻之後，白濤拿出兩張一圓的鈔票，授給荷姑娘；但她不肯受，她說，他們是熟悉的，結一結要什麼錢。白濤底心中，實在過意不去，堅決地要給她，兩個人纏了多時，荷姑娘又笑了多次。

「那末工錢也只要一塊錢夠了！」她免強地收了一張，羞澀地嬌嗔着。

「紅絨繩不要錢去買的麽？」他拿了還有一張，仍舊要給她。

「那紅絨繩就當做我底禮物送給你的吧，白先生，噢噢！」

平常刁猾的商婦，能有這般優美的心情麽？平常民間的女兒，能

有這般犧牲的精神麼？就是天天在講論着愛情的女學生，也那能有她這般的天眞，大方，和馴；而又可愛得使人神往呢？

寂靜了；他們倆只在沉默中微笑着，他們倆底感情，就在靜默中不住地交流着；這時，他們似乎已經嘗到了愛情的滋味了；愛情是互相認識他們底對方，愛情是優美心情的配合。

「我——我要回校了。」他垂着首，聲波微顫，身子站了起來。

「回校？再坐一回不好麼？我們坐着來談談罷。」她驚望着他說。

她又拿出餅乾來，留着他請他吃。他不好推却她底美意，于是仍舊坐了下去。

『白先生，你常常到明光公園裏去玩的麼？』她輕輕地問他。

『有時去去，很難得的。』

『爲什麼不常常去玩玩呢？那裏的楓葉那眞是好看哩！』

『想是想去呵，可是沒有同伴呢。』他覺得自己的孤寂，有些悲哀了。

于是他們沉默下來了。隔了片時，荷珠說道：

『我——白先生，你歡喜麼？——我和你一同去玩好麼？』兩頰暈紅地凝視着他，手帕掩在嘴上，乞乞地笑了。

『只要——只要你願意……』他射給了一個銘感的目光。

白漪說，他在明天下午二時後就沒有課上的；所以兩人就約定了

在明天二時後，在明光公園中相會。

『明天二時，我先等在公園裏，你不要忘記呵！』白漪歸校的時候，她送出了門口，這樣親熱地叮囑着。

☆ ☆ ☆

明天下午，白漪糢糢糊糊地上了一小時課後，回到寢室裏，拿起了一面鏡子，照了照自己底容顏，把頭髮略為摺了一摺，就忽忙地走出了校門。

蒼天似乎探悉了他們今天的約會，更現青葱高遠，像洗滌過的一樣；太陽微側着頭兒，現着慶賀的歡笑，散射着溫暖的白光；一朵一朵的輕雲，也塗着滿面的鉛粉，在往來地奔躍。

他望見了明光公園時，就遙見一個女郎站在公園門外，向他遙望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覺得精神清爽得很，身體也非常暢快。雖然心中有些躊躇起來，但是遙遙地招着的那隻手，引起了他許多的勇氣。

當他走近園門的時候，她就微笑着迎了上來。她今天的裝束，較之平日格外豔麗了：身上穿着一件白緞子上印着綠色花紋，繡着粉紅花邊的，新做的緊裹着胸圍的夾衫；下面是束着一條黑羅緞，薄霧一般輕飄的腰裙；露在短裙外面的兩條脚腿，包着一雙粉紅色的絲襪，透露出了她底一對可愛的脚肚，她底一雙半尺餘長的脚兒上，穿着一雙紅漆一般的顏色的，刺着花紋的皮鞋；走時的風姿，帶着西洋女子

的英明，而却並不曾失掉東方女子的柔美；她底面頰上敷着一層細勻的雪粉，現着萍菓般的粉紅色；在光滑整黑的髮間，飾着一朵深紅的花兒。

她跳在他底身旁，肩並着肩，走進了園中。

園中遊人很少；花草大都已經憔悴枯黃；沿途的楊柳，垂着牠們淸癯的椏枝，青蒼的葉子，也有許多已經變成棕黃色了；只有一簇一簇的冬青，還是團團地青得可愛；而過橋遠遠的楓林，却迎着明媚的太陽，散出緋紅的眩耀的光輝來。

四隻皮鞋脚踏在落葉上，『吱吱』地奏着交響樂。走在橋兒上時，他們倆並着肩的影子，倒在河中，併成一個了。

楓樹下的日光，被密密的紅葉所遮蔽，便印成了一片破碎的花紋來。在樹叢下面，疏疏地放着許多石凳，這時，在石凳上坐着幾位很少的遊客，各自團聚着在談心。紅葉散在地上，像舖着的地毯。

他們走到一個小山底脚跟下時，便相對着在石凳上坐了下來。破碎的日光照在他們倆底身上，倍覺明媚。樹葉中時有飛鳥鼓翼作響，有時竟奏起牠們喜樂的淸韻來了，秋風漸度，不敢橫吹，恐于他們有所驚擾。衰老的秋蟲，也不時彈起牠們底琴弦。四周靜寂無人。

這樣一個幽雅隱僻的處所，眞是人們幽會的談情的好所在呵。白漪從袋裏抽出了一塊藍邊的手帕來佈在他們間的地上，又拿出了昨夜預備好的糖食放在上面；他們便在這裏辟克尼克了。

默默地吃了一回；又談了一些很簡單的話。

『荷珠……』白濬終于望着她，羞澀地顫着聲音說了。

『什麼呢，白先生？』她現着神秘的微笑。

『你——你眞是可愛呢……』他執住了她底兩手，微微地顫抖着。

『白先生——』她凝視着他，並不拒絕；面頰暈紅起來了。

『我——我第一次遇見了你，就——就愛着你呢……』手雖然在顫抖，然而握得格外緊了。

『……』垂着紅頰的頭，乞乞地笑着。

『荷珠，我——我怎樣才可——才可把我底——我底眞心拿出來

給你——給你看呢？』

『……』羞答答地只是笑着。

二人都寂然了。他只是望着她，緊握着她底手。

荷珠把頭微微地一抬，眼皮向上輕妙地翻了一下，向他偷偷地一望：

『白先生……』她底氣息噓得很急促了。

『什麽？荷珠……』他催問着她。

『我……』她。

『你——你什麽呢？說——說啊。』兩目生着耀光，

『我——我也——也愛……』

話還沒有說定，他只輕輕把兩手一拉，她底身體早巳跌入他底兩

腿上的懷中了。他把左手托住了她臥在足腿上的後背，右手從她底胸口伸入，兩手繞成一周，就緊緊抱住她了。她像病後新愈的一般，軟弱無力，付託了自己底全部身心給他，微合着眼皮，只是默然不動。

『親愛的荷珠！親愛的荷珠……』他底嘴唇貼上她底嘴唇，兩個舌頭就互相戰卷起來，熱烘烘的垂涎，源源地在交流了。

他底嘴唇離開了她底嘴唇之後，他又俯下了他底頭兒，把他底鼻子放在她底羞紅的頰上，放在她底玉琢的鼻梁間，放在她底白皙的兩隻眼皮上，放在她底光黑的頭髮上，放在她底頸後的那搿黃金色短毛上，就深深地深深地行起深呼吸來了。

突然，他發覺她底胸口在抽縮，望望她底眼睛，有兩包淸水在發

亮；她在輕輕地泣啜—他覺得驚駭了，然而愈加覺得她可愛了。

『有——有什麽悲傷呢？荷珠……』

『我們——我們，不知——不知道能夠——能夠永久——永久如此呢……』她底輕細的聲音，嬌脆得比一切都說耳了。

『荷——珠……』他只緊緊地抱着她。

『她爭脫了他底手臂，站了起來。把面上的淚痕拭乾淨了；兩膝跪在他底脚旁，兩手繞住了他底頸項；他就把她底腰身對向着用兩手抱住了。她靜向着他注視了多時，旣而又嘻嘻地笑了起來。

『白先生，我們倆就在現在這樣死了，不是最幸福麽？』她兩手攀住他底頸項，笑着說。

『荷珠……』他只是緊抱着她底腰身。

她又把他底頭兒攀在她底左肩上，自己底面孔伸在右方，熱辣辣地頰偎着頰，摩了好一回。

『此刻正是我們最幸福的時候，所以我們應該就在此刻死呵。將來一定再沒有死得這般快樂的機會哩！』她凝視着他，說。

『荷珠……』心想問她爲何發生這個不祥的思想，然而已經不敢，而且也沒有這個勇氣了。

在將要黃昏的時候，他們終于分離了，各自歸去。

☆　☆　☆

白漪于寒假中歸家後，維絲城中就瀰漫着戰雲；因爲不知道她曾

否搬往他處，所以不曾寫信給她。新歲來後，維絲中學來通告說，因兵災不能開學。白漪因求學心切，所以就轉入了多爾城中的不都大學中。光陰已經偸偸地瀉過了一年又半，在這一年半中，他也曾給過她四五封信，然而回音却隻字也接不到。又因怕羞，所以不敢于侯方處探問她底消息。

此次，他重來故地，滿存着重溫舊夢的希望；那裏知道今天維絲城所給予他的却是空虛和悵惘的失望呢！

住在侯方家裏玩了幾天，從侯方底言語中，曉得荷珠底家已在一年前因爲荷珠將嫁給明綠城中的某家，所以搬到明綠城中了，因爲雙方旣便舉行婚事，又可互相照應的緣故。在搬家前數天，荷珠屢次來

訪問候方，好像要有什麼訴說和詢問似地；她底活潑喜笑的性質，變成沉默寡言了，她底肥嫩的身容也清瘦了許多，兩頰上的暈紅褪色得幾乎找不出來了，說話的樣子，好像很悽慘似地。在最後幾天中，她曾問起白滿底消息……

在晚間睡在床上的時候，白滿底那獨在異鄉爲異客的孤寂的心靈，輾側着在回憶初遇荷珠時候的心境，託她結絨繩衫的情形，自己去拿絨繩衫時的狀況，和在明光公園中他們倆的一幕；再想想自己時常漂流在異鄉，過着孤寂枯燥的生活；又想像荷珠搬家時那般悽慘愁苦的境況；他底眼眇，不覺已經潮濕起來了。

『我們倆就在現在這樣死了，不是最幸福麼？』他想起了她在公

園中向他說的那句話了，他就深悔在那時不曾聽從了她，以致現在各在天涯地角，嘗受着世間底枯燥，人生底苦悶……

于是，他底眼淚從眼眶中滴出來了。

他正聞着玫瑰底香氣，然而玫瑰底針尖刺痛他底心了。一度回憶，他底心板上就像被一陣亂箭射着的一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上帝知道

Leo Tolstoy原著

在佛拉得米亞市上，住着一個年輕的商人，名字叫做伊凡·德米脫里趣·亞克西諾夫。他有二間店舖和他自己底一間住宅。

亞克西諾夫是一個美麗的，頭髮鬈曲，頭面華澤的人，滿頰生着鬍鬚，很喜歡唱歌。正當他在年青的時候，他有飲酒的嗜好，當他喝酒喝得過份時，他就放蕩起來了：但在他結婚之後，間或喝喝之外，就不再沉湎于酒食中了。

某日夏天，亞克西諾夫要到尼趣內商市上去做貿易。當他和他底

家屬分別的時候，他底妻子向他說道：『伊凡‧德米脫里趣，今天不要去罷，關於你我曾做了一個不祥的夢呢。』

亞克西諾夫笑了起來，說道：『你恐怕我到了商市上後，又飲酒放蕩罷哩。』

他底妻子回答說：『我不知道怕些什麼，只是我確曾做了一個不祥的夢。我夢見你從市上回來脫下你底帽子時，我看見你底頭髮眞白呢。』

亞克西諾夫笑起來了。『這是幸運的預示，』他說道，『看我此次出去能不能把貨物售完，再買幾種禮物帶給你，好麼？』

于是他就辭別了他底家屬，雇了馬車走了。

當他走在半途的時候，他遇見了一個相識的商人，于是他們就就擱在一個旅館裏過夜。他們在一塊兒喝畢茶後，於是在隔壁的房間中上寢了。

老晚地起身，這不是亞克西諾夫底習慣。他喜歡在天氣還很清寂的時候就趕路程。所以他在破曉以前就喚醒了車夫，叫他把馬準備起來。

於是他走到旅館主人底房裏（他是住在後邊的茅屋中的），付清了賬，繼續趕他底路了。

當他大約趕在廿五英里的時候，他就停了下來餵馬。亞克西諾夫便在路旁的旅館中休息了一會，走出了廊簷，燒熱了飯鍋，取出了提

琴便玩弄起來了。

驟然一部脫羅加（三隻馬拖行的）鈴聲叮叮地驅了過來，走下一個巡官，後面隨着兩個兵士。他走到亞克西諾夫底跟前問起他來了，問他是誰，什麼時候來的。亞克西諾夫完全回答了，他又說道：『你想和我喝一會茶麼？』但是那個巡官叨叨不絕地問他種種問題：『你昨夜是在那裏過夜的？你是單獨的呢，還是伴着一個商人的？今天早晨你會看見那個商人麼？爲什麼在天還沒有亮就離開旅館了？』

亞克西諾夫奇怪起來，爲什麼他問出這多問題來呢。但他把經過的一切完全述說給他聽了，幷且又說道：『爲什麼你叨叨不絕地問我呢，倒好像我是一個賊或者強盜似地？我是經商的，那是用不着査問

的。」

那時，那個巡官喚過兩個兵來，他說道：『我是本區警察廳中的巡官，因為昨夜伴你過夜的那個商人，他底喉嚨割斷了，所以我來查問你的。我們必須要搜查你底東西。』

他們走進了屋裏。那兩個兵士和巡官解開了亞克西諾夫底行李搜查了。忽然那個巡官在一個包裹中拔出一把刀來，喊道：『這刀是誰的？』

亞克西諾夫望着，看見一把染着血跡的刀子從他底包裹中拔出來，他驚駭極了。

『為什麽這把刀上有血跡的？』

亞克西諾夫想回答，可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乞乞地：『我……我不知道……不是我的。』

於是那個巡官說道：『今天早晨，我們看見那個商人睡在床上，喉嚨已經割斷了。祇有你才能做這樁事情。房間內面是閂着的，又沒有別的人在裏面。這是一把染着血跡的刀子，是從你底包裹中搜出的，而且你底面色和神氣也已經洩漏出來了。老實告訴我罷，你怎樣殺他的，你竊取了多少錢？』

亞克西諾夫發誓說他不會做這樁事；自他們在一塊兒喝畢茶後，他就沒有看見過那個商人；除了他自己底八千盧布之外，沒有什麼錢，那把刀子並不是他的。可是他底聲音破啞了，他底面色發白了，他

又恐懼地戰慄着，好像他眞是一個犯人似的。

那個巡官叫兩個兵士把亞克西諾夫捆起來放入二輪車裏。當他們把他底兩脚紮在一塊兒把他射進車裏的時候，亞克西諾夫就縮做一團哭起來了。他底錢和貨物都被他們拿去了，他呢，就送在近旁的市鎮上拘囚在那兒。他們便在佛拉得米亞調查他底性格。該鎮上的商人和別的居民說，他在從前是常常飲酒，荒廢光陰的，但他是一個好人。於是判案下來說：他在列亞富鎮謀殺一個商人，竊去了他底二萬個盧布。

他底妻子失望極了，她不知道怎樣說好。她底孩子們都是小得很；一個嬰孩還抱在她底懷中。她帶着他們走到她底丈夫拘着的市鎮上

去。起初他們不準她進去看他；但經過再三請求之後，獄卒纔允許她，領她到他底跟前。當她看見她的丈夫穿着囚衣，套着脚鐐手銬，與賊，犯人們關在一塊時，她就昏倒了，好久不醒轉來。於是她領着孩子們，坐在他底近旁。她告訴他家裏的種種事情，又問他這事到底是怎樣發生的。他完全告訴了她，於是她問道：『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我們必須請求皇上，不要使一個無罪的人死掉。』

他底妻子告訴他說，她已經向皇上請願過了，可是不曾被接納。

亞克西諾夫不回答，只是沮喪地望着。

那時他底妻子說道：『我夢見你底頭髮變白了，這並不是無意思的呵。你還記得麼？你那天是不應該出去的。』她底手指撫摸着他底

頭髮，她說道：『親愛的凡耶，請你眞實地告訴你底妻子吧，這事是不是你做的呢？』

『你，也疑心我麼！』亞克西諾夫說，於是，他底兩手掩着他底面孔，便哭起來了。那時，一個兵士走過來說，妻和孩子們應該走出去了；於是亞克西諾夫與他底家屬永別了。

當他們去了之後，亞克西諾夫回想起他所說的種種話來，當他想到他底妻子也在疑心他的時候，他自言自語地說道：『這事底眞相大概祇有上帝一個人知道的了，我們祇能求他一個人判斷的了，也祇有他一個人才有援救我的希望呢。』

所以亞克西諾夫再也不上請願書了；丟棄了一切的希望，只是禱

告着上帝。

亞克西諾夫被定了鞭撻及充軍的罪。所以他被他們用鞭子打了幾頓，當他底鞭痕治癒了的時候，他就同了別的罪犯們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了。

在西伯利亞，亞克西諾夫過了二十六年的犯人生活。他底頭髮變得雪一般地白了，他底鬍鬚長得又長又厚，而且灰色了。他底一切歡樂都消失了；他屈着身子緩緩地走着，不說話，也不再笑，只見常常禱告着。

在獄中，亞克西諾夫學習製靴，賺得少許金錢，他就拿這些錢買了一册聖賢列傳。當獄中的光線充足的時候，他就讀這册書；于禮拜

日在罪人教堂中，他就加入唱歌班，念書，唱歌，因爲他底嗓子還是很好的。

那個獄卒，因爲亞克西諾夫溫柔謙和，所以很喜歡他；他底同伴們尊敬他：他們稱他『老公公』或者『好人』。當他們要向獄卒有請願等事的時候，他們常常推舉亞克西諾夫爲代表；當犯人之中有所爭執的時候，他們就來請他糾正，請他評判。

家裏底消息，亞克西諾夫一點也不知道，甚至於他底妻子和孩子們是否還活着，他也不知道。

一天，獄中來了一羣新的罪犯。在夜裏，那些老犯人們繞着新犯人們聚在一塊，問他們是從那一個市鎮上或鄉村中來的，他們犯了什

麼罪而被拘的。亞克西諾夫靠近新犯人們坐在中間，帶着沮喪的神氣，靜聽着他們底談話。

其中有一個新罪犯，是一個高大，強壯，約摸六十歲的人，生着密密的修短了的鬍鬚，正在講述他被拘的經過給他人聽。

『喂，朋友們，』他說道，『我只牽走了一隻繫在籬笆上的馬罷了，而他們却就控告我偸竊了。我說我只用一用牠快一些歸家罷了，那時我仍要放回牠的；而且那個馬夫是我底朋友哩。所以我說「這是正當的。」「不正當的，」他們說，「你是偸了牠的。」但是我怎樣去偸的，那裏竊取的，他們却說不出來。有一次我確曾做錯了一會事情，照法律，早已應該到這裏來的了，但那時他們却不知道是我做的。現

在我被放逐到這兒，那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哦，可是我所告訴你們的是謊話呵；從前我曾到過西伯利亞的，但我住得不長久。」

『你是從那塊來的？』有幾個人問。

『從佛拉得米西來的。我底家屬是出身那個市鎮上的。我底名字叫做馬叩，而他們却常稱我西米亞尼趣。』

亞克西諾夫擡起了他底頭兒說道：『告訴我吧，西米亞尼趣，佛拉得米亞市上有一個商人叫做亞克西諾夫的，你曉得些麼？他們還活着麼？』

『他們麼？當然知道的。小亞克西諾夫們是富翁，雖然他們底父親是在西伯利亞，像我們一樣是犯人，只是像罷咧！你呢，老公公，

你爲了什麼事情而放逐到這兒來的？』

亞克西諾夫不喜歡訴說他底不幸。他祇不過嘆息着說道：『因爲我犯了罪，所以囚在這兒已經二十六年了。』

『什麼罪呢？』馬叩．西米亞尼趣問。

但是亞克西諾夫祇不過說道：『罷了，罷了——我是應當囚在這兒的！』他不想多說什麼，可是他底同伴們却告訴那個新犯人說亞克西諾夫是怎樣到西伯利亞的：有一個人怎樣地殺掉了一個商人，而把一把刃子插在亞克西諾夫底東西裏面，亞克西諾夫，就寃屈地受罪了。

當馬叩．西米亞尼趣聽着這個消息時，他望望亞克西諾夫，敲着

他自己底膝頭，大聲地說道：『呵，這眞奇怪，實在奇怪！但是你巳經長得怎樣蒼老了呢，老公公！』

別的人就問他爲什麼他奇怪得這個樣子，從前他在那兒曾遇見過亞克西諾夫的；但是馬叩。西米亞尼趣不曾囘答。他只是說道：『我們却在這兒相遇，這眞奇怪呵，老饕！』

這些話使得亞克西諾夫疑惑他或許他知道殺死那個商人的人罷；所以他說道：『或許，西米亞尼趣，你聞得這樁事情罷，或是你在從前大概看見過我的。』

『我怎麼會不聞得呢？各處都在談論這事哩。但是這已經好久了，我所聞到的那些早巳忘掉了。』

『或許你會聞得誰殺死那個商人的罷？』亞克西諾夫問。

馬叩．西米亞尼趣笑着，回答說：『這一定是他，在他底包裹中發見那把刀子的人－所謂「捉賊要捉贓」，誰藏着那把刀子的，誰就是賊咯。你底包裹是放在你底頭下的，別的人那裏會能把一把刀子放進去呢？這一定會使你明白的。』

當亞克西諾夫聽了這些話後，他覺得殺掉那個商人的，一定就是這個人了。他站起來走了。亞克西諾夫終夜睡不着。他覺得非常地不快，而種種幻影在他底心中湧起來了。有一個當他和他底妻子離別了到商市上去時的妻底幻影來了。他好像看見她就在面前；她底面孔和她底眼睛在他底面前出現了；他聽得了她底言語和笑聲。於是他又看

見他底孩子，十分幼小地，像在那個時候一樣：一個穿着一件小大衣，還有一個抱在母親底懷裏。於是他又囘想到他身己，他時常是——年青而快樂的。他囘想到他在旅館底走廊下休息時怎樣地坐着玩那個提琴，那是何等地逍遙，行刑者和人民們繞着他站着的，他被鞭打的那塊地方呵；那些鐐銬呵，那些罪犯們呵，種種在他二十六年的囚犯生活，及他底蒼老的年齡，都在他底心眼中發見出來了。這種思想都能破碎他底心呢，他恨不得就預備自殺了。

『這完全是那個光棍做的！』亞克西諾夫想。他對於馬叩．西米亞尼趣忿恨非常，他渴欲雪恨，甚至他自己致死也是情願的。他終夜祈禱着想使他底心境安靜些，可是他終於不能安靜下來。

這幾天中他不會接近過馬叩。西米亞尼趣，甚至望也不望他一望。

這樣地過了二個星期。亞克西諾夫在夜裏不能安眠，他紛亂非常，不知所措。

有一夜，當他在獄中散步的時候，他看見有些泥土從犯人睡臥的木架下面傾出來。他站住了看看這到底是什麽一會事。忽然馬叩．西米亞尼趣從木架下面爬了出來，帶着慌張的神色仰望着亞克西諾夫。亞克西諾夫本想走開了不要看見他，但是馬叩却抓住了他底手，告訴他說，他已經在牆脚下掘了一個洞，把泥土放在他底兩隻高靴之中，每日那些犯人們被驅使着去工作的時候，他就乘機把靴中的泥土傾在

路上。

『你要保守秘密，老頭兒，將來你也可以逃出去的。倘若你洩漏了，他們一定要打死我的，可是我却先要殺掉你的。』

當亞克西諾夫望着他底仇敵的時候，他就忿怒得打戰起來。他把他底手抽脫了，說道：『我並不想逃走，而你也用不着殺我；你早已殺死我了！老實向你說，——洩漏與否，我只照着上帝底意志。』

次日，當犯人們被領出去工作的時候，那個衛護兵看見有一個或是別一個犯人把泥土從靴中傾出來。在監獄中一調查，就發見了那個壁洞。那個獄吏便走來審問各個犯人了，想查出這個壁洞是誰掘的。他們都說不知道這椿事情。那些知道的人呢，也不想說出馬叩•西米

亞尼趣來，曉得說出來後他要被打得半死不活的。後來，那個獄吏便轉問亞克西諾夫了，他知道他是一個老實的人，於是說道：

『你是一個誠實的老人；在上帝之前告訴我罷，誰掘這個洞的？』

馬叩·西米亞尼趣站着，好像他是一些也不知道似地，一會兒望望獄吏，一會兒看看亞克西諾夫。亞克西諾夫底嘴唇和手戰慄着，他好久說不出一句話來。他想，『他敗壞我底生命，我又爲什麼蔽護他呢？讓他去抵償我所受的苦楚吧。但是，倘若我告訴了呢，他們或者要打死他，而我或許是猜錯了他呢。結果呢，于我有什麼好處？』

『喂，老人，』獄吏又說道，『告訴我們這個實在情形罷：誰在牆

下掘的？』

亞克西諾夫向馬叩．西米亞尼趣望了一下，於是說道：『老爺，我不能說出來。這並不是上帝底意志要我告訴的！你隨便向我怎樣做罷；我是在你底掌中。』

那一夜，當亞克西諾夫臥在床上正要瞌睡的時候，有一個人悄悄地走過來坐在他底床上。他從黑暗中望去，認得是馬叩。

『你還要我怎樣？』亞克西諾夫問道，『你到這兒來趕甚麼？』

馬叩．西米亞尼趣靜默着。所以亞克西諾夫坐了起來，說道：『你要怎樣？出去，否則我要喊獄卒了！』

馬叩．西米亞尼趣彎下身子，靠近亞克西諾夫，輕輕地說道：『

伊凡・德米脫里趣，饒恕我吧！』

『爲什麽？』亞克西諾夫問。

『這正是我呢，他是殺死那個商人而把刀子藏在你底東西之中的。我本想把你也殺死的，但我聞得外面有聲音；所以我就把刀子插在你底包裹之中，從窗口內逃走了。』

亞克西諾夫靜靜地，不知道怎樣說纔好。馬卭・西米亞尼趣離開了床架，跪在地上。『伊凡・德米脫里趣，』他說道，『饒恕我吧！爲了上帝底愛，饒恕我吧！我將要供認這是我，他是殺死那個商人的，而你就可以釋放出來歸到你底家裏去了。』

『你說起來倒容易，』亞克西諾夫說道，『可是我已經爲了你受

了二十六年的苦了。現在我可以到那裏去呢？——我底妻子是死了，而我底孩子們呢，早已忘掉我了。我已經沒有地方好去了呢。」

馬叩・西米亞尼趣不站起來，只是把他底頭在地板上擊着。「伊凡・德米脫里趣，饒恕我吧！」他哀求着，「就是他們拿着鞭子打我，也沒有我在現在望着你這樣難受呢——然而你曾憐憫我，不告訴出來。看耶穌底面，饒恕我吧！我眞是卑賤呵！」於是他就哽咽起來了。

當亞克西諾夫聽着他哽咽的聲音，他也哭泣起來了。

「上帝將饒恕你的！」他說道，「或許我底罪惡甚於你一百倍哩。」在這幾句話上，他底心境光明起來了，而念家的心思也消逝了。

除出了只希望着他底末日的到臨之外，他不再有離開那個監獄的欲念了。

雖然亞克西諾夫是這樣說的，而馬可·西米亞尼趣却仍舊供認了他底罪惡。但是當那個釋放他的命令下來的時候，亞克西諾夫早已死了。

——完——

附錄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偉大的藝術和庸俗的藝術(代跋)

Ruskin著

偉大的藝術和庸俗的藝術間之差別，並不在於描寫的方法，或是外表的形式，或是材料的選擇等等的界限；而是完全在於畫家所努力從事的重要的結果如何。我們不能說：一個畫家因了他運筆奔放或是描繪細膩，因了他輕描淡寫或是着筆奇特，因了他愛悅磨琢或是輕蔑細小等等而就認爲偉大的。如若他曾表揚了貴重的眞實，或是提高了高尙的情緒，那末他就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只要他在工作的時候，有愛悅欣喜的精神——而且能在他底作品上是永遠保留着的；那末無

論在畫一張玫瑰花底花瓣，或是在畫一座山巖底深穴，那是不成問題的。只要他有嚴正的主旨而去滿心忍耐地揣摩，或神速地運筆直揮；那末無論他在數寸的畫布上幾個月地描去，或是只在一天之中就把一座宮庭都塗滿了顏色；那也是不成問題的。只要他用了一種渴求美而嫉惡醜陋的目光來洞觀萬象；那末無論他是在農夫或貴族，英雄或平民，宮庭或田園之間去搜集材料，那也是不成問題的。誠然，某種結搆的方式是常常爲心靈敏活的人所採用的，某種材料的性質是常常爲精神高尙的人所喜悅的。可是，卽使沒有敏活的心靈和高尙的精神，却也很能夠隨意裁取某段景象，和選擇某種材料的。而反之，說：在怎樣特殊的材料上，那末偉大底精神纔能集中，或是依靠怎樣特殊的

法方，那末也纔能表現自我；那倒早已不能預卜了呢。所以眞正藝術的鑒定，那是永不能再祇限於規律的注意底範圍之中了。祇有用了人類底天性中不可數計的天性，和突變不已的神情，去發見瞬息間的同情；而再以上帝所創造所產生的一切美的和善的景象底永存不變的情愛，拿來加以淸滌和導示；經這樣搆成的作品，那才是眞正的藝術。

(From :Modern Painters, Vol. III. Part IV., Chap, II.)

附 Ruskin 傳略：

Ruskin 生於1819年，他雖是在倫敦生的，但却是屬於斯各得血統。他底父親是一個富酒商，所以他在幼年時代很有許多錢去買種種玩具玩耍。他早年受淸淨教徒的訓練，他家庭間種種嚴肅的東西，都是

幫助他底天性深深地浸染於眞摯的神情裏。在牛津時，他因爲做了『Salsette and Elephanta』(1839)這首詩而獲得 New digate 獎金。四年後，他印行了他底處女作"Modern painter"這册書把風景畫眞正的原理，說了一個大概：曾在美學界風行一時的。同時，他於建築也很有研究，曾經印行姊妹作『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1849)和『The Stones of Venice』(1851—53)二書。他曾致力於藝術原理和歷史的研究，但他底大半時間却是致力於社會，經濟，政治，倫理等的實際問題，對於這些實際問題，他曾著了六七種書藉。於1900年，他因了身心疲憊，在 Lake 區內 Coniston 水畔死了。

Ruskin底工作，在體統上言是很廣大的，在性質上言是很混淆的。

於他底畢生大概可分為二個時期，在1860年以前，大都是寫些藝術上的作品：1860年以後就大都從事於社會，經濟，倫理問題等的著述。但是這二方面於他底努力上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對於實際問題的探討，足以幫助他於藝術底學說，使有論理的系統和發展；對於藝術的研究，結果就成了他在道德上的基礎。

他主張眞正的藝術，只能用國家底力量去獎勵人民有一種純潔的，眞實的，和愉悅的生活，然後纔能發展。他以為偉大的藝術是「純潔的心靈底優美的表現。」他底美學主義，特別着重於自然與精神間直接的契合，所以他使人民有充實的生活，藝術家應當完全棄掉某某派別的刻板的方式，而應直接去忠實地描繪自然；「一切也不拋棄，

一切也不選擇，一切也不渺視；」這是他底哲學。他這種主張，不但在美學界受了他底影響，就是文學，社交，以及不認識美術的社會，也都受了他底影響，而認識了自然之美。

他底主張未必完全沒有錯誤，但我們對於這位美學家應該有所認識。我把他略略地介紹過來，並非我和他主義相合，但他底名聲頗大，所以就把他拖來了。上面翻譯的那篇"Great and Mean Art."講的固然是些繪畫，但是把牠拖到文藝上來，卻也能配合。他底錯誤在那里，他底正當好見解在那里，那末由我們親愛的讀者自己去加以嚴正的判斷罷！

參看"An Outlin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印刷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

狄婀娜（全一冊）

（定價銀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准翻印

著作者 楊非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暨各省 世界書局

國家圖書館
001708571

世界